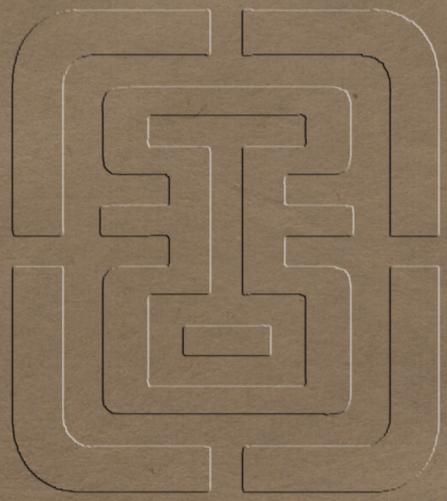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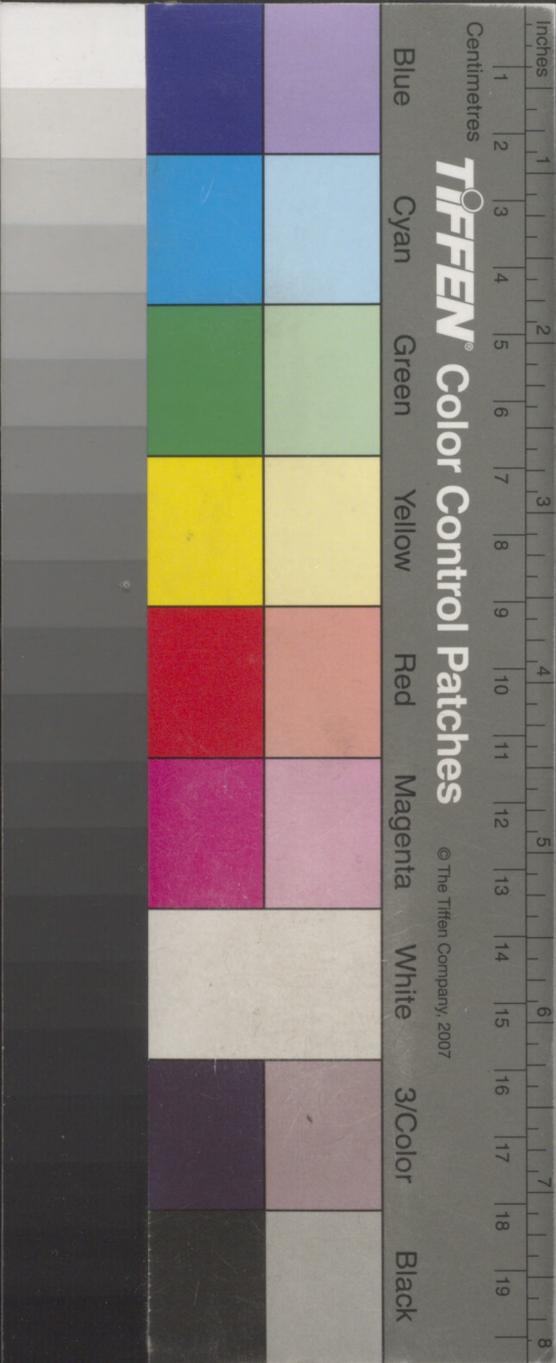


376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二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三十九

記

重建衛輝路總管府帥正堂記

汲之為郡其來久矣自唐初易而為州歷五季宋金率以防禦節度使來尹治之故其公解制度廣狹視殿秩夷而不敢越逮國朝中統建元之明年陞州為府前政因仍不及改作加以歲月深土木弛狹隘頽弊朝夕視事有不堪其處者後二十五年嗣侯荅失帖木兒暨總尹耶律漢傑判官常德繼軫來任既而與相議曰維大府距河朔衝會部二州四縣一司治稱匪易堂則乃赫焉具瞻之地其承宣王澤聽斷民事齊肅禮容號令約束盡在於是今狹陋若爾

殆非所以恪正事而儼官守也又以品秩等威視堂之  
隆殺固不可與嚮也相類於是張皇前規構而一新  
凡為楹三鉅筵東西六尋有奇南北邃三十有七尺  
高爽靖深公居儼稱復作左右翼廳各三楹及增崇  
儀閑俾與新扉映帶相奐仍扁其額曰帥正復舊觀  
也凡三月告成詢其費曰安取輟公稍以給之越六  
月某日命饗於新堂會僚佐屬吏與郡之士夫肅四  
方之賓採大合樂以落之望之儼然與飛雲傑構相  
雄跨矣故老嘆息以謂百年来方觀官府若斯之盛  
吁治其可忽也哉而忽而治只在公正從違而已然  
則何為公事不私之謂也故公則生明何為正正已  
而正不正者也故正則可大天下之事未有不公而

治民未有不正而格官孰有不順而穆者乎于斯之  
際當官者固未暇以清心省事為職而守正從新何  
嘗有時不可之聞哉大凡人之心公而有恒德者苟  
事有可為必為之不怠詎肯以歲月去留容其心於  
閒哉今斯役之作惟其若然故能於共億鞅掌外又  
復興滯補弊如此可謂賢也已既卒事來巧文於余  
以邦大夫之賢者方事之以相勉况鄉國盛事其敢  
以不敏辭於是乎大書于石庸告來哲抑又知公等  
必葺之意云至元廿六年歲在己丑五月日記

郭氏挹翠樓記

共人郭子忠起書樓于所居之西市以地形爽塏高  
甫尋丈而有縹緲飛動之勢既落成來巧名與記予

以共為邑距太行東麓連山疊阜映帶回抱矯首而  
觀盡得西南林壑風煙之勝曰扁其頰曰挹翠頰惟  
澹僻仁智之樂蚤歲有懷嘗從諸賢讀書山房洒洒  
然遂有所得如龍門石門白鹿嵬百家岩等山皆左  
戒絕觀雖常歷覽而屢至然蟻吾屐而踐其形固未  
若支手板而當其氣之爽也若夫積翠橫空一碧萬  
仞空蒙霏微騰溢泛潤眷我樓居壺開碧供而又秋  
雨霽殘陽暮夕氣轉佳千巖濕霧主人於是詠飛鳥  
與還之詩誦煙光凝紫之句攬其秀則詩脾儘清挹  
其輝則芳樽溢綠至於野風吹來江月引去曾黎明  
而已集喜虛懷之延停吾想夫共之全盛時愛山而  
起構者若湧金之麗譙公廨之危榭太師張公之溪

亭丞相蔡侯之別墅其餘臺亭觀閣層軒曲檻前後  
非一雖昔人已非而山川良是嚮之按藍發黛爭妍  
競秀為名家之奇貨供騷客之珍玩者一旦悉為郭  
氏奄去不知一樓之勞之費其將幾何乃為造物所  
偏而獨饗者乃尔其富宜乎釋然而樂興有餘而樂  
無窮也因念萬物盈於兩間洪纖高下固云不齊要  
其氣體物吾與也被山之丕凝篤實發光輝若然由  
家之繁積善行致慶流餘裕今郭氏在承平時為衛  
之大家世以藥石為業迺若爾考尔叔秉彝蘊秀稱  
鄉里善人其翼其肯者斯美具在予今不失舊物能  
擴而充之齊其本而大其末與霏霏微微者日新於  
華構之上俾後之來者挹而注之以膏其末光霑而

績之以衍其餘慶安知方寸之木不高於岑樓也邪  
至元廿四年歲次丁亥上元日記

秋澗記

山之有澗壑猶人之有量數也苟夷隘以狹人將無  
以自處况能物之容乎太行諸山去郡西五十里而  
近予嘗遠遊西自百家岩東盡靈山北崦並山之麓  
深溪鉅澗橫斜交絡折地而東鷺秋水時至萬壑激  
澗允猶翁合咸就約束滔滔汨汨迤邐而去或清或  
濁無遠無邇不擇細大順受而併容者此澗之量也  
至於流澗決壅激而為飛湍旋而為盤渦匯而為淵  
渾東而為細流岩屋以伏其怒巨石以殺其勢就泛  
長傾順流遠引溉平田而有秋浮大丕而出谷不致

肆濫橫潰使一漫流害注大川而後已者此澗之功  
也及其忽焉收潦千里一空曾不少遺用以自澗縈  
紆盤折沉深闊遠漲痕在而流沫空沙尾平而崖浹  
峻紛兮交貫曠兮長虛水之去來雖有緩急澗之吞  
吐初自若也又類夫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者是又澗之不有其量之與功也嗚呼澗乎其見用  
於秋之時乎予嚮在京師客有善推策者嘗有所請  
渠曰子非王秋澗乎予由然客曰既云秋澗致用有  
在第未之至耳然觀子之流行異時當有東南遠役  
大富厥覽不特泛長江而觀七澤也願子思存乎見  
少不自以為多可也是則澗之量數不其容乃大歟  
余唯而退至元廿六年己丑歲秋八月望日記

堆金塚記

國朝癸酉歲天兵北動奄奠中夏明年分道而南連  
亘河朔衛乃被圍粵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  
驅民出泊近甸無噍類殄殲初星妖下流淇上羣兒  
氣吐成謠闕歌里陌間曰團欒冬半破年寒食節絕  
人煙之識尋罹厄實貞祐二年春正月十有二日也  
時太一度師蕭公當危急際以智逸去是年冬十一  
月師自河南來歸睨其城郭為墟暴骨如莽師惻然  
哀之遂刮衣盂所有募人力斂遺骸至斷溝晉井攘  
蓬坡塞撥拾罔漏廼卜州西北二里許故陳城內地  
鑿三坎瘞而丘之仍設醮祭以妥厥靈游魂褫魄薤  
露碧蒿同歸一窆其棘林暮夜之號陰壁枯血之火

熒沉啾寂無復光怪蓋因冥薦而脫異滯之幽依道  
廢而復坤靈之厚幽冥雖殊存歿兩有慰焉而師之  
掩覆仁心於鄉梓之義極矣今其封俗呼為堆金塚

言人骨也

而

每歲清明後一日邦人聚奠以信些孺

本宮為尸而祝之六代師全祐懇予文紀其事以昭  
先德嗚呼三代而下以智力相角其勢不干戈血肉  
而奠之已何天地生物之仁返如其蓋哉豈周天  
之運厄會有時中來而不可追邪豈立極之道仁義  
迹熄自取陵遲而然邪豈蒼莖兩間初無關係物盛  
而衰自然而然邪皆不可而必也第嘉師生平以道  
濟衆力苟可及不忍以一物失所類如此初師既葬  
主柩之廷祥觀壬辰冬大兵至城下師懲前日河朔

兵兇之慘復以一言活萬家於鋒鏑之下古稱澤及  
枯朽矧生人乎師之謂也向使師遭時得位其仁民  
愛物之功豈如是而已耶因併及之師諱道輔字公  
弼甫冠嗣主宗教後加謚號中和仁靖真人云至元  
十九年龍集壬午窮臘日壘記

霍岳肇祀記

至元九年冬朝廷以郡邑鎮山大浸載諸典秩者  
所司三載一祀霍岳在河東實為靈鎮故事每歲以  
仲夏土極之日用信報禮昭虔度也明年癸酉夏六  
月廿六日憚行縣北走霍邑前次洪洞雨不克邁越  
翼日抵趙城適嚴祀省牲之夕乃率霍州判官連漢  
臣監縣事塔的尹裴國用主縣簿劉偉齊宿祠下將

事之夜霧雨交作既祀之朝陰霾四開三獻禮成冷  
風肅然神峯鷲嶺軒豁呈露雖韓朝陽之禮衡岳孔  
廣州之祀南海不足以喻其快也陪祀者府兵曹解  
復縣佐史高政稅監張承慶邑人薛昌齡嶽廟道士  
李志真興唐寺僧普光執事者吏王庭玉等一十五  
人遂相與饜餼獻神祝而退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  
官前監察御史汲郡王憚題記從行者閻山張思誠  
子公鴉

表忠觀碑始末記

至元庚寅冬予自福唐得告北歸前次臨安客有以  
表忠觀碑為言者字作擘窠大書殊偉麗也詢之馬  
御史德昌如所聞云觀在龍井不十里遠能一到其

下豁先覩為快何如予以長淮迫凍為謝適鮮于生在坐厲伯機他日打一本惠及足矣曰諾既而杳然明年辛卯秋吾友傅君士開赴官兩浙仍託以取逮壬辰夏六月傳自杭特令人付來其碑作四巨軸裝潢如法蓋亡宋故家物也噫坡書在霄壤間忠義之氣鬱鬱然秋色爭高雖片言隻字不可遺逸宜其世寶而力致之也故心存夢想求以三歲之久跨越江湖至自二千里之遠一旦高堂素壁如笑珠河圖弘壁琬琰對越左右誠可貴也左山云古人不可復作所得見者筆蹟而已况公斯文閑繫世教令人讀之油然有忠孝之勸烏可秘以翰墨為之論乎然一較之蓋印印泥折釵股之法也是月廿八日書於春

露堂之扶踈軒

睢州儀封縣創建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於天以之脩齊治平格非心而叙彝倫者孔孟之教之功也其為天下通祀宜矣况存神過化之地乎儀封縣金正大間割考襄東明三邑地立治于黃陵之通安堡以古儀城在焉故名攷之儀即春秋衛之邊邑其為孔輅頓次封人請見之處諒無疑矣矣後縣廢歲壬子國家經略河南移理於通安南平城里棄土衍沃民俗便安然官府初創禮文之事有未遑暇者吾夫子歲時假公舍而釋菜焉其邑長盛君即議起廟堂於良方後為風雨攸壞癸亥秋裴滿君自陳留令來尹斯邑既告調顧清廟如是惴

惴不少安乃與監縣吳元刺等謀曰承流宣化事神  
善俗皆我之責吾夫子政之本教之宗也嚮以濟時  
行道轍環中國以木鐸而徇衛者屢矣千古而下時  
移事在雖眇邈聆遺音而二仲楹奠車聲麟麟肅焉  
來格不侈大宮庭將曷以發越奎光致邑人觀感之  
深者焉遂與繼任火者赤暨僚屬各捐俸易爽壇地  
於東南陲士庶聞風亦翕然響應於是定方中繚崇  
垣起禮殿敞神闕下至講堂齋舍庖湍之所莫不完  
美元聖素臣黼座有儼宏艱靖深蔚為東南宮廟之  
冠教諭張庭珪等寔董其役君既代之明年尹程亮  
簿刘楫嘉其謀作之勤烏可使無聞於後乃令學直  
李攀鱗持狀來丐文以紀本末小子憚嚮提憲閩海

道出茲邑親覩斯美周行慨嘆何有志成事也如此  
是可書也因重為告之曰風化者致治之原人林者  
為政之具人林盛衰民俗淳漓一係夫學校之興替  
故前人以庠序為國之元氣誠知言哉我國家以  
神武戡定區宇至成成間生聚甫集首闡猷設科擢  
賢雋復戶役其所以開太平之基者固權輿於茲矣  
逮 聖天子嗣復張皇潤色越 先朝有光如釋奠  
具儀禁護著令內而開國學訓胄子庶幾成均遺法  
外而勉郡縣鄉社置師儒以揉鄙朴擢用講明條格  
甚悉於明德新民之具崇尚循誘之方可謂備矣而  
任師帥者承宣贊理以副 上之所尚宜何如哉裴  
筮仕初以通國字充胄子教授宜其下車首議教基

敦風俗為本可謂知所務矣尹諱翼世為遼右顯族  
資明達以廟學一節觀之知其為能官者某年月日  
墓記

義勇武安王祠記

汲縣縣治即故尉司公禛內舊有武安王祠莫究其  
所始而可見者金泰和初信武將軍完顏師古重加  
修飭昭然禱而答靈貺也兵後廢撤不存有元中統  
癸亥簿聶元擒詰強禦未即廢事假靈於神已而如  
所願遂即治左復廟而貌之癸未之水又溢而圮焉  
至元丙戌真定錄判劉聚來主縣簿以游擊有功田  
里頗安不敢居其能越神明是歸遂以起廢為已任  
星甫周神栖像設一切脩而廣之妥靈揭虔中外交

肅既落成來懇文以紀本末仍表夫神之所以昭昭  
者予乃為之說曰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良心者衆人  
之素有惟夫超倫逸群之士得時行道毅然不拔乃  
能見二者之用而使後世畏仰愈久而愈不忘者豈  
非公歟公遭漢室傾頽群雄血閔玄黃之際識昭烈  
而翊戴之紹述漢基而明君臣一定之分報效曹公  
不為利誅以決去就當然之機至氣凌三軍威振中  
夏而擅國士之風者此無他不過擴秉彝之良心信  
濟時之大義耳公既沒其陰相餘烈加於生者殊多  
豈豪傑英偉之氣無時而息加以人心素有聚精於  
此默相動盪有不期然而然者邪是則公為不沒矣  
嗚呼其可不敬也夫故百世而下宮屋血食袞冕而

王宜矣及夫在教下衰禍福倣動之說與淫祀妄禱  
唯知曰我祭則受福此豈理也哉孰謂神顧而饗之  
耶今汝等既新斯宇當念夫神之所以致斯者義而  
已吾之所以感神者能極夫義之所至則幽明兩間  
豈惟感格之理名實俱得將見簡簡穰穰之福降而  
孔那矣俾刻諸麗石以告來哲至元廿八年五月重  
午日壘記

勉齋記

人有不若之耻天下事未有行而弗至者况秉彝昭  
融從容於循勉者乎即中杜君李明聞僕名而喜之  
書所著勉齋等篇贈予疾讀數過其脩辭行已一以  
經旨為據有味哉斯言也誠信道篤持志堅進進而

不畫者也予乃為之說曰夫聖人之道体微而用費  
辭要而理奧雖聖賢有所弗知故學之者不措也克  
而至於極愚必明柔必強書之懋哉詩之匪懈皆是  
也子思子因道述教發越微奧曰勉強而行之信聖  
賢之善誘致用自得之良規也然乏粹美之姿者不  
可得而勉無資深之志者勉焉而昧得二者皆具無  
致用之位徒勉一躬俾兼善之功不及於物斯仁君  
子之所耻也故傳曰幼而學壯而欲行之由是而觀  
士志於學不止徒善乃為循勉之極今君懿秉超卓  
言慎行敏挺身頽波砥柱屹立遊公卿之門當形勢  
之途毅然以道義自任不為外物所移日廣忠益思  
成具瞻之美推轂多士以伸兼善之心正以負彊矯

之姿明當勉之理自誠而明由己以達物其大者遠者還有功而立致效也為不難將見一拳之石豈泰岱於目前一勺之水沛霖雨於天下是則嚮之思而得勉而中從容中道聖賢與同歸矣僕壯年竊有志於此已嘗少試於用或勉中思得念天下之事莫此樂也今行就襄謝及聞伯夷之風振衰激懦耿耿有不去其懷者因為長歌揄揚吾子之勇且寓夫余之感焉歌曰安肆日偷衆情之常乎龜勉日強君子之志乎施之有用斯又古人之難乎矯矯杜君知耻近勇之倫乎見諸行事而復德曰新乎牙磋玉琢殆起予者商乎行雖衰矣衷或誘其愚乎雖佩玉長裾尚足以利乎走趨也於是乎書

終南山集仙觀記

予自壯歲宦游四方經涉河山大地昔賢遺跡未嘗不徜徉臨望富覽勝槩而去尚自視欷然者獨欠秦中一游每聞談閔輔形勢漢唐間風聲氣習翹翹塞裳夢寐長往今年夏四月有虛齊道人楊姓者踵門來謂拈香具禮罄折而前曰側聆先生名德久矣自惟何幸於焉得遇繼出一圖示余拍似云終南縣重陽祖庭西南甘源水左由石砦入峪道即陟陰磴山行二十里而遠抵望僊平得唐已耒集仙庵故址山中人傳云昔有古僊人呂翁者嘗學道於此近代有長生師劉公愛其崦曲幽勝清泉灌木陰湛連壑迺結茅雲隱畧有興築兵餘雲荒石老無復人迹林光空

翠景氣長新當時貧道從三洞弘玄師真侍香重陽  
丈室既而以法錄事辭師入山結習修靜遂步上甘  
谷東峯不覺適喜曰此吾巢松稅駕之地也乃與方  
外二三友道宣聰真輩定居而建其所當奉壇場神  
室等祠歲時清供鐘磬之音隱然山谷間如回巖丹  
樓諸峯漢洞神湫之境雲壘動色亦欣吾來盟洞明  
真人祁公聞之嘉其志堅可與有立給觀名曰集仙  
至元癸未 皇姪永昌王瑒其額有玉清昭應之號  
經營未已洞口有光人跡踵至復避喧趣靜歛裳霄  
逝東入商嶺廬天柱峯及漫川之青崖往來逋止將  
終身焉居無幾何悞為尺一喚去待 詔 關下付  
以禱尔上下之事自是齋屋致敬焉感召幽貺呵禁

不祥扈從法駕往還兩京蹟二年于茲癸巳春蒙  
恩復以傳送還本山將行切自揆遭遇明時莫大之  
幸越玄門儘光重念山齋寂寥歸無片辭以勒岩石  
使後之尋盟者易以見住山歲月開先樓觀而雲龕  
石室亦曾覩鶴書赴壠鳴騶入谷之貴哉敢再拜以  
記文為請且償先生平時所願言余嘗謂道家者流  
以淡泊虛無為宗以忘言絕俗為事或者須人為徒  
心存濟度如三洞五雷盟威正一等法行符勅水驅  
逐疾疫鞭笞鬼物使邪氣聞奸兩間其於補助世教  
有不得後焉者方之與古相遺歸潔一身槁死山林  
長往而不來者為有間矣故樂為書之揚法諱道譏  
蜀之銅梁人號保光子上世有以進士為巴西令者

某年月日記

彭澤縣創修二賢堂記

自昔宰彭澤者其蠱不鮮獨二賢者至今屋而祀之  
在縣西市里者靖節陶公其在東門勸唐相梁公也  
歲貌殘圯揭虔斯在蓋其高風義烈上薄雲日千載  
而下大有闕於垂教者然也撫尹周侯諒其如是越  
到官之明年既治廟學遂遷二賢祠於神閉之右作  
新宇以合饗之仍榜之曰二賢堂至元甲午春侯會  
予於京師適以祠事相告且曰二公皆宰茲邑行已  
去就有畧不同者先生試為錯言之余曰淵明以長  
沙丘冑起而弦歌知其不可而去及宋業漸隆不復  
仕進義熙而後止書甲子明見耻臣於宋豈惟隱居

求志抑且勵薄俗而明大義也故綱目以晉徵士卒  
之梁公有唐忠臣被謫遠謫志在復辟此隱忍就功  
可久可遠藏器俟時之意也若二公者考其跡則異  
揆其心則同孟軻氏謂禹稷顓臾同道易地則皆然  
者是也一堂並祀何嫌何疑周侯曰嘻有是哉不肖  
初心固不外此特取正於公耳今將謁諸公賦詩合  
異同而萃全美幸內翰以首倡題諸篇端會歸付之  
邦人俾刻石祠下以告士公雖云義起烏可闕其說  
焉於是乎書是歲三月望日記

克巳齋記

御史中丞崔公作新齋於私第中門之內為朝夕見  
賓客廣忠益之所扁其額曰克巳中外士夫聞而疑

焉蓋以忠亮簡在帝心四方想見風彩勲名事業無愧於昔賢方且孜孜焉汲汲焉致力於方學者所務僕為之說曰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俾經綸一世之事其時政之得失思有以論列之生民之利病思有以興除之人材沉滯賴之而薦舉奸邪橫恣仰之而糾總况辨公私於事時不同之後論紀綱於功利競進之餘長恒虞乎憂患之域而幾乎難險之塗矣職臺憲者可謂責之重而在之不易矣自非材德備具卓爾千人之英志氣剛明信乎萬物之表偏蔽躁妄力制嗜欲之私視听云為粹發性情之正厲忠直而靡他無瑕疢之可摘既正身而格物先律已而治人者詎能厭公論而服衆心振清風於臺閣者哉而公

端本澄源之志實有在於此宜其於聖賢傳授心法切要之理默識心通景仰取法有不能自己者惟公歷事兩朝以執臺憲忠君愛物之念若饑渴之於飲食當其論列主宰之際犯顏匪躬挺然以直道偉論獨步一時曾無顧忌退縮之私固已循天理之至公思復本心之全德矣雖然顏子入室大賢得聖人為之依歸夙承善誘鑽仰篤信猶不免違仁於三月之後矧餘人哉蓋天理人慾只在於公私一念之項惟致知是期格物知至者動靜以察其變朝昏以精其思久蹈彛則靡息厥修者方造聖賢闡域故衛武公年登九秩作抑詩以自警司馬文正存守一誠終身不易今公既循聖賢治心行己之要道復如二公

貞固自持服膺勿失日就月將豈惟緝熙於光明將  
見與昔賢同歸而不殊矣公以齋記見囑僕年衰老  
懶於筆研敢直書臆見姑塞雅命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第三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

記

傳國玉璽記

粵皇王肇興必有靈貺自甄董生所謂天之所大奉  
使之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則受命之符如  
龜圖龍馬火鳥之類是也三代而下視符寶爲重以  
守以傳体用大著維大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春正  
月辛巳御史中丞臣崔或聞故太師國王孫通政  
院倅拾得家以寶甚出擯玉託憲其象胥關闕出者  
活諸市以物制非常竟不售令取而視之迺黝玉寶  
符其方四寸螭紐交蟠四可邊際中洞橫竅其篆畫  
作虫鳥魚龍之狀即召御史裏行臣楊桓辨其刻文

曰此先秦以藍田璵追琢受命璽也臣或即持詣  
宮府介鎮國上將軍都指揮使詹事丞臣王慶端通  
謁投進皇妃御前五音慰諭賜幣各有差翼日二月  
壬午朔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臣完澤等率翰  
林集賢兩院學士九十有一人詣宿閣入賀有閣  
皇太妃命出斯寶賜諸臣傳觀精彩景氣光動宮閣  
翰林承旨董文用等相與稱說曰斯璽也自秦迄今  
千六百餘載中間顯晦固為不常今者方皇太孫  
嗣服之際弗先弗後適當其時而出此最可重者蒙  
宣勸而退臣憚復考其近而明見者按金集禮云  
玉璽一十五面俱得之於宋內受天璽者宋紹聖間  
得之咸陽段氏當時命禮部翰林太常寺官考驗實

係漢前傳璽遂以禮祗受金亡莫究其所在今之所  
進其文章制度玉色校集禮所載即此璽也昔晉見  
麟璽於江左唐得賜寶於崔旰事出愴恍傳疑後人  
元帝猶藉之以中興代宗尚因之而紀號俱未若斯  
璽實前代有天下者之鎮寶應運呈瑞不涉誕妄非  
人力所致而一旦自至意者上天申祐奉而大之赫  
為新朝受命貞符昭昭矣抑表夫曆數斯在開邦  
家無疆之休者光賁前古矣稽首嘉歎於皇威武臣  
憚自惟職叨詞館獲觀非常老眼增明不為不幸可  
無文于後遂綴緝本末用紀大瑞翰林學士嘉議大  
夫臣王憚墓記

疏軒記并銘

安君世有雲中人父善甫亦佳士世有前進士舜臣  
李公門靖姿善淑言貌謙撝早歲讀書不樂仕進壬  
辰後徙家大燕今登文明東里有宅一區軒楹外隙  
地寬闊分畦種蔬日以為樂友人過而以蔬名軒既  
以秘監新泉脚瑤篆其扁又求秋澗野老明其心因  
為之說曰貧家蔬食當米秉之半此正詩書為業蔬  
淡自娛者也傳有之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我有  
旨蓄亦以御冬蔬之為用夫豈小補者哉然夫子詒  
不如老圃辭而闢酒者何蓋君子為學志其大者遠  
者遲遊聖人之門以是矯請鞅志之所尚故也大要  
士之處世隨其窮達本末先後為得昔汪氏以人嘗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胡康侯為之擊節歎賞

謂大夫士不可使不知其味斯民不可使有此色此  
固大人之事但二公為之一轉語耳又比年来士夫  
例有別號未免封已養高鮮不以清美自銜如以終  
南為捷徑指少室而索高價者往往有之恬不為怪  
至於飢疏飲水曲肱自樂庶幾顏氏克己之功將何  
不可者哉於是書以為記乃為之歌曰翻翻庭藪雨  
露濡兮秋高氣嚴碧雲腴兮夕掇朝烹供吾用兮日  
費方錢鼎食重兮一蔬餽口吾儕兮既不知食肉  
之多憂余胡為之避悶兮咀嚼飢腸出奇策兮不致  
蒼生有此色兮歌闕而去

漢大司馬博陸侯霍將軍祠堂記

蠡吾治城西北郊有漢大司馬霍將軍遺祠俗相承

即侯之故封考諸傳注博陸鄉名職方載博野本蠡  
縣地居博水之野故名終以陵遷各變疆理蒼莽有  
不敢撫實者然以地形相度今之博野安知非漢鄉  
之博陸乎朝權與莫究何代以信傳信必有所自至  
元十七年子按部次州來謁祠下荒壇喬木宛在目  
中老屋庫漏不障風日過客惻然心魄動盪壽為神  
睨而碩之邪因屬守以義起廢具邦人瞻吏誣而退  
邈三十一年甲午予承乏翰林省左署郎官劉源郡  
人也以東曹掾徐鳳來告曰弊邑霍侯者舊其輩  
今易而一新內翰幸不忘久要尚惠一庶免夫旌  
紀寂寥之嘆蓋嘗論人臣以道事君身名俱全克始  
克終者世難其人三代而下能膺斯任者惟將軍為

然將軍諱光字子孟早以大忠至謨見知武皇及其  
受顧命付後事至擁昭立宣罔辜所托班固論贊雖  
殺之伊尹周之姬旦初不是過誠哉斯言也所謂伊  
周者為天立極為生民求命為萬世開太平是也其  
生則若爾其歿也與草木同腐豈理也哉且匹夫匹  
婦以一節獨行表見鄉曲尚能感激浚賢尸而祝之  
於社况將軍乎然神即人之心也誠敬所在乃神心  
之所在今郡人業新斯廟歲時屢享因誠起敬如見  
風采其為神昭鑒也審矣若曰修復故事敬共神明  
必獲禮於下執事此則神當然之理吾不當以是心  
徼之於冥冥也至元甲午歲上巳日翰林學士嘉議  
大夫王惲謹記

趙州栢鄉縣新建文廟記

三代治民之具隨時更易百世而下惟學校存而不廢蓋所以明天理叙彝倫止民於至善之地故也况在今日有尤不可後焉者維趙之栢亭本漢鄆邑地隋縣焉宋金以剽竊板蕩來官府生聚日就完美唯吾夫子廟宮鞠為茂草者有年于茲迨中統建元之明歲監縣事茂都令馮仲德佐史路或教官范天祥等相與起廢方經理間或者謂廟基迫亭傳雜民屋囂湫卑隘孰謂神一日居此乎於是輟作徐議至因循閱三十寒暑當至元壬辰新令劉君因前政經營緒餘謀於僚吏暨邑中耆宿治城東南陬作新廟而遷之復構講堂於後俾肄業者有常處越是年秋

仲上丁丑率寮屬諸生釋菜而落成之鍾鼓具舉籩豆有踐威儀升降肅焉煌煌邑人聚觀拭目興嘆僉謂吾尹起百年之廢一旦頓還舊觀勤亦至矣其可使無聞於後迺以其走京師介國子司業王君構以學記來請余以司民政者能以學校風化為先固喜聞而樂道之嘗讀漢志論十五國之風氣剛柔緩急類雖不同在聖人設教作新必因材為篤致諸中和而已然精強多感者易為化底滯不材者難為功嚮嘗提憲湖南屢至茲邑觀其土壤瘠沮且當南北衝要民之奔走供役勞止備勞則思思則善生此人情之常也况趙之風聲氣習初不異於古為守令者宜知其俗之易煽乃從而振德之則前日彈絲跼躑

悲歌慷慨之俗將見強仁慕義攸興而不自已者皆是也教基既立道由是生異時風俗丕易人材輩出而曰此權輿於茲不亦善乎匪然司牧者以應上虛行為心士子者不以進修為實務其堵而宮之者作餼羊告朔之所吾不知其可也至元三十一年歲在甲午夏六月十有九日謹記

崇玄大師祭君壽堂記

先妣夫人靳氏系出安陽永和里不肖亦嘗提按兩河相即臬司理所故知鄴中人物風俗為頗詳聞之姻戚間女冠榮鍊師者志行修潔祭醮精嚴以道價重一方逮接際千儀方願烟目綠髮童顏風度飄有出塵之想

也大德丁酉予方供職館閣師寄示西溪紫山傑作以壽堂記文見屬且曰翰林先生文學名德與二公伯仲間尔儻遂所請貧道藉之儘不朽矣二公之文載四披讀其稱揚輿向所聞見而知者昭合無異今二公已矣其文章氣節尚可振衰懦而傳無窮得遺名其列固所願也乃為筆之師諱守玉相之農家女自幼貞靜視紛華泊如聞道家言喜之國朝甲午歲中虛魏大師以全真學主盟彰德之修真觀時師方齟齬出家往事焉既筭經明行修披戴為道士復研精正一科式法籙号稱習熟至元乙亥嗣主觀事師淵默內修聲光外著一旦責當弘演主張是者甚力貴族豪宗欲謝愆過而資冥福者藉師修淨期於對越感通

故召請者無虛日法契會合風動遠近學徒踵至信  
向者聿來迺光昭先業擴充增飾截然一新御史中  
丞西溪王公為述觀記稱師興緣弘教落落自拔有  
壯夫不能及者又蒙掌教洞明真人與進授之崇玄  
師号年踰六秩特構靜室於焉棲息晨起理玄務課  
學者畢焚香垂簾痛自滌除湛慮澄心審物理之自  
然悟道體之不息燕處超然而虛室生白矣容齋總  
丑夙承摩拊仰挹真風榜曰信齋紫山憲使勒銘於  
石表夫志道力行終始不渝之確其為名賢賞識如  
此師之志行愈昭昭矣大德戊戌壽六十有八乃營  
是堂為他日復真寧神之所道俗咸謂師山川炳靈  
道德藉潤振清風開後學纂懿流光方期福壽未涯

何遽如許也然人生而死猶晝之有夜寓形宇內同  
歸於盡此理之必然也今師不為虛誕荒唐之說所  
惑能以生死外形骸追蹤曠達以理自勝較夫烹煉  
呼吸期於飛升不死昧理亂常僥倖萬一者可謂賢  
也已年月日墓記

大都宛平縣京西鄉初建太一集仙觀記

金源氏煨宗朝一悟真人蕭公以仙聖所授秘籙初  
太一教法於汲郡悼后命之駭逐鬼物愈療疾苦皆  
獲應驗事蹟情悅驚動當世一悟傳之重明大定間  
召住天長觀嘗入禁中論道稱旨寵賜甚渥三代虛  
寂師以道價疑重一時泰和四年太極宮初建命師  
主焉其四代東瀛子即祖房孫諱輔道師人品峻潔

博學富才智士論有山中宰相之目 大元壬子歲  
應 世祖皇帝潛邸之聘占對稱 旨 上以有道  
之士特隆禮眷賜號中和仁靖真人寶冠錦帔副馬  
及登大位中和已仙去玄談粹宇有不能忘者  
詔五代度師居壽至京師特建琳宇 勅額太一廣  
福萬壽宮命主秘祀其香火衣糧之給一出內府逮  
今承化純一真人全祐繼奉祀事十載間以受業者  
衆國之經費日廣堅辭廩料至于再三有司上議禱  
祀重事供給所需不可闕也全祐謙搗之請亦不可  
違也良田菓植隸大司農者量宜頒賜置為恒產遂  
賜順之坎上故營地四千餘畝復慮未臻豐贍元  
改号歲七月載生明之一日 上御神德殿平章

政事領大司農臣帖哥等言宛平縣京西鄉馮家里  
隸農司藉粟林叢茂川谷間以株而計者約五千數  
若盡畀全祐庶幾資廣道廢求昭祀事 制可全祐  
祭被 恩齋乃自諗曰吾道家者流清心繕性歸潔一  
身何以仰答恩私有廣開福田朝香夕火祈求命  
介求多祉而已明年丙申春相栗林隙地重崗環抱  
主峯面其北下懸寒泉泓澄碧激旁地衍沃可引灌  
溉既奠厥屋中構正殿三楹像事玄元九師祖師真  
官二堂位其左右前翼兩廡下至寮舍厨庫莫不備  
具駟繚以石垣前啓玄門榜曰太一集仙觀工既訖  
功以不肖猥同井閑且承乏太史求文諸石昭示來  
者若稽載藉如元魏之寇謙之李唐之司馬子微皆

以道術昭著顯蒙寵賚史臣屢書特書于以見山林  
處士裨替治化延昌折祿不以獨善為高時君世主  
致挹貞風優加禮遇不以崇高為大千古而下光賁  
簡冊今純一師操履貞固精嚴祭醮至蒙 兩宮眷  
顧而圖報之誠惟恐不及是觀之建特其餘事耳其  
感遇之盛與前世同談而共美者矣是可書大德元  
年九月望日記

隆福宮左都威衛府整暇堂記

元貞二載秋八月隆福宮左都威衛府契堂於肄場  
中央度宜面勢不侈不陋于以簡閱軍徒角較伎能  
秉孺令而觀威武焉既落成榜之曰整暇佐幕張浹  
盧愷奉威衛王公之命以記文來徵嘗聞公之選帥

率府繕修戎政桓桓赴赴蔚有成筭若夫營壘雲橫  
耕屯繡錯儲廩實而豐饋餉建警樓而謹朝昏歲時  
都試申明節制旗旆精明鼓角清亮坐作進退又為  
餘事至於醫藥有局更休以時宣暢恩威撫養士氣  
以之宿衛官闡窟從巡幸肅將斧鉞中外辨嚴其  
趨事赴功士卒輯穆優劣得所自非先臣宿將謀畫  
素定視若無事者其能如是乎可謂既整而且暇矣  
願老生常談安能越其梗槩然有文事者必資於  
武備而武備者所以昭乎文德也僕雖耄尚能效一  
辭於尊俎間蓋天下之事曰輕曰重皆有體用明其  
體者必致於用又古之君子不足其已至貴乎善推  
其所為以極經濟之美今公以重厚英偉之姿膺瓜

牙委寄之任釐殫忠勤夷險一節智慮精深有古良將之風砥勵廉隅挺士君子之操寓軍政於國容迪師中之貞吉宜其特蒙■瞻倚有謀猷克壯曉暢軍事之喻所謂明其體而得效用之實矣推而廣之茲惟其時需洪恩而釐宿敝只在後容一言之頃俾內外諸軍汰冗監蘇彫瘵極精銳而伸鬱抑咸若茲軍之整暇輔助文治固太平不拔之基億萬斯年實顯顯屬望是則茲堂之構豈特整暇一軍而已哉雖晉楚名卿賢大夫復出■戎幕相事機而措時宜恐不易吾言矣使榮祿大夫塔刺海賢德大夫中書右丞王慶端昭勇大將軍阿刺不花其貳武德將軍完者廣威將軍董守敬曰武德將軍曲失帖木兒信武

將軍張智榮實簽其事詳書其僚佐之姓名者見稗實之勤謹興造而重事功也大德二載龍集戊戌墓記

青巖山道院記

衛莫太行東麓山形迤邐自南運肘北闖其間峰巒歛斷如巨靈初闢望之儼然而巉秀者蒼峪也循峪北驚越蒼池山愈深愈雄峻可愛泉溜益清而缺望東北行約十餘里抵青巖山足崑壑尤美四顧皆崇山茂林列峙環拱其東南有洞府軒豁層崖上寬廣大許邃四五十步其中泉水泓澄深叵則春仲二日洞出光怪恍惚泓水湧溢漂浮塵滓潦瀉山谷間者一晝夕歲以為信俗呼曰水簾洞山藉之以清物資之

以潤清潤之氣不持散而為蜚霧翠靄鬱而為良材  
靈藥銅鏐王石之美必有卓異幽隱之士炳山谿之  
英靈增景氣之勝槩如廣施神志存隱卹陰主蒼崑  
唐甄濟隱居茲山至遠迹化服分死完節不汚祿山  
近則四僊清修道行留頌委蛻不謂之炳靈增勝可  
乎洞側道院即四仙棲道遺址山空人去石碧雲茶  
獨一殿巋存至元三禩為全真學者李志和始踰屨  
石磕以修復為已任剗崖堙谷展托庵地除梗補罅  
夷為坦陸重構玉帝殿泊東西兩廡山靈位聚仙亭  
下逮庖福門屏以楹而計者三十數仍改瘞四仙鎖  
府中統初元大一五代師居壽奉 命投龍牒玉簡  
之對以昭景貺厥後闔境旱暵郡長吏來禱車

甫旋軫甘澍霽速志和修復增宏郡民於水感涕  
日少長畢集願伸瞻禮迺盛為儲侍人具醉飽而歸  
於是蒼峪勝蹟靈爽一方而遊觀嬉樂亦復承平之  
舊齋豸章國井君德常嘉師勤瘁為主張資藉者甚  
力及來京師復以興建記文為請予郡人也不敢托  
衰老碎切嘗讀金華洞天記中土山林名勝不載於  
仙籍者尚多惟蒼峪為天眷左戒奧區去郡里餘一  
牛鳴危峰疊嶂環遶郭郭盤礴風烟秘藏靈異幽隱  
之士代不乏人亦洞天不載之一也由志和擴而大  
之拱固亦佳矣然以遺跡故焉尚有未盡者今廣施  
有廟四僊紀行而甄公大節雖傳卓行於唐史叢幽  
光於韓筆在山中故事獨乏旌記子歸能屋而祀之

俾後之游居者灼知景慕審夫出處大義所在以之  
勉志節而彌薄俗則子與志和名跡附麗前賢共茲  
山而傳無窮矣并君曰唯大德龍集己亥上巳日墓記

創建伊洛五賢祠堂記

大德丁酉春洛陽薛君友諒耶邵氏安樂窩故址起  
祀屋中設康節迂叟明道伊州橫渠肖像庸致歲時  
香火之奉榜曰伊洛五賢祠神蒿清洛光動戶庭明  
年秋來京師屬不肖為之記廼告之曰二帝三王脩  
已治人之道待孔孟而後明立極垂憲貽則無窮不  
幸厄於秦雜於漢歷六朝隋唐雖有名公碩士間作  
迭出其氣量足以恢弘至道闢除異端奈智識不能  
盡規聖賢要奧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又局夫章句文

辭之末亂以功利禍福之說故學者汗漫支離莫知  
統紀時則有衛道之士而無傳道之儒陵遲至於五  
季其斷喪可謂極矣伊洛諸公奮起百世縮持道樞  
探窮淵源克紹絕學內有以究聖賢規模之大外有  
以脩踐履即目之詳故孔孟之教復明斯文得歸於  
正後學知所適從蓋二百年於茲矣然科舉利祿之  
習既久遽未丕變以極夫功用之至伏遇我

在祖文武皇帝資擬上聖運啓休明崇尚儒術尊禮  
賢俊於是許寶王姚諸公宗伊洛學陳說孔孟立極  
垂憲之教以致二帝三王所以修己治人要道蓋已  
收明德新民殊効於中統至元之際今內而贊助經  
綸外而佐理政化多前日執簡傳經之士推原本自

則伊洛諸賢發明維持之功不為鮮矣雖配享學宮  
天下通祀可也况二程世家河南康節迂叟橫渠聿  
來胥宇相授至數十年之久聚精會神推明討正莫  
匪脩齊治平之方性命道德之理至於談笑遊衍亦  
皆格物致知之餘篤志力行清修苦節專以移易風  
俗勉勵學者為主今讀遺書按故迹其英邁純粹氣  
象尚可髣髴復廟而貌之俾向之景仰高風者足以  
致其誠懇今而後瞻拜清光者可以感其善心尚何  
俟贅蕪陋坎其閭哉敢以不敏辭交諒曰昔潮人修  
韓文公廟東坡有碑南雄起三先生祠晦庵作記謹  
歲月以示來者不為無例曰若扳援昔賢則不肖年  
迫衰左懶於筆研又嗟乎其後惟友諒先世為治中

各士其讀書慎行名進仕版可謂不墜箕裘矣前任  
常德府推復九賢祠今又初茲宇庶幾有意於脩已  
治人者非特徵取美名而已也是不可不書大德戊  
戌歲冬十二月臘日記

汴梁路城隍廟記

汴梁之廟事城隍神其來尚矣壬辰兵後廢撤不存  
河南路兵馬都總管劉侯福大懼無以妥靈揭虔曰  
事神治人守吏職也可偏廢乎於是相新昌里爽塏  
地西南二方界以通衢劉侯私第隣其東北則抵居  
民萬氏廣袤餘七畝繚以崇垣中起正殿像設有儼  
前啟臺門高闕嚴肅左右則環齋構室數請女冠孟  
景禮向妙順朱妙明輩相與住持黃奉香火景禮四

元宗獻之女童卅入道以彤管之懿資膺黃冠之妙  
選享年八十有五無疾而逝妙順亦出各家探賸玄  
理解解屬文辭與孟同年仙去景禮臨終貽屬妙明曰  
汝等祇嚴修潔善守廟枋毋負劉侯付托妙明唯曰  
敢不敬承誨音歲申辰劉侯命侍人周氏韓氏披戴  
禮樓雲玉真人為師訓周曰妙元韓曰妙温與妙明  
為徒侶所需衣糧皆出劉侯資給妙温妙明俱壽臻  
期頤相繼蟬蛻既而劉侯第四子保安路總尹某卒  
夫人徒單氏痛伉儷之中睽感榮華之易歇聿來栖  
跡法號妙真道俗咨嘆祠宇為增重焉妙元洎妙真  
罄刮粧奩資藉刻苦搏節遂重修正殿臺門創建獻  
無子孫司及道衆寮舍齋厨輪奐一新蒙洞明真人

人稱賞加妙元以純貞素德散人之號今年登七秩  
日誦五千玄言為課朝妙頌祝 聖人壽願天下安  
鶴髮童顏精健不少衰復慮興建本末不能昭晰於  
後走書幣京師求記於秋澗翁予宦遊大梁者屢矣  
故國遺跡公嘗周覽今雖衰老忍無一言載名其間  
謹按紀典陽氣升而天神降地道肅而人鬼出自邦  
初未載也世說秦功臣馮尚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  
帝命與王知領城隍陰事雖儻恍不可致詰然自漢  
訖今遂為天下通祀社與五祀雖有常尊當時用事  
莫城隍若也況汴梁為六代都會四方湊集城池盤  
礴衢陌交通人物號稱繁夥精爽之粹集晝夜開闔

死生變化幽明兩間其有神為之主司也審矣夫城隍地道也古人求神各以其類今俾女冠主其祀事宜矣傳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言誠潔可以感通神明也如景禮妙明妙元妙真等或出於詩禮名家薰膏鼎族清修道行敬恭神祇致廟魏完固闔郡瞻仰雖其誠篤致然亦由神明有以護持者哉而推源本自不忘劉侯經始之勤是可書大德三年十二月吉日記

真常觀記

大都南城故冝中里真常觀為全真學者重玄子樊君所建也惟全真教倡於重陽王尊師道行於丘仙翁逮真常李公體含妙用動應玄機通明中正貴重

一時可謂成全光大矣重玄子自童外受業焉資爽朗毅然已露頭角由是日獲承侍聽其諄誨仰其高風神志灑然春融蟬蛻與之俱化玄覽暇詩章篆隸亦時習之既壯辭達體要與事物接無凝滯衆以不凡許之顙師嗣主法席委掌資用出納明會計當已無私焉師為稱賞曰財賄衆所貪得今遠疑怨不為行妨吾將大有以昇之時朝家欽挹真風所在宮觀相塚和林都會地獨闕焚頌之所乃選充道錄俾張皇教基供奉闕庭雖越在風沙數千里外慨然命駕曾無難色至則潔已應物通變無方致宗風弘演王公貴人為之尊禮主張蒙中宮賜金冠錦服俾降御香於燕都師真紀堂殊光顯也庚戌間真

常真人洎十八大師光膺寶冠雲帔下至四方名德亦獲紫衣師號之寵改觀為宮周旋之力為多繼奉坦烈賢藩教旨提點彰德路道教事逮誠明真人嗣教念其睿識殊顧昧也晚節退休與時消息至元二十載易張侯故第為幽棲所榜曰真常觀示不忘本也崇堂為殿下至齋廚庫廩修治完整復置蔬圃一區負郭田二百畝資給道衆乃洒掃消潔廣植花木使境趣靖深日端儼丈室炷香撫琴客至問何為曰吾方疑神坐忘與造物者遊凡往來者皆一時名公如李敬齋趙虎岩翰林王慎獨左轄姚雪齋廉庵王承旨少傅竇公冀國王公愛其風度才識締方外交太史公曰視友知人置其然乎元貞元祀正月五

日師晨興召門弟子齊道身劉道安付以後事怡然而逝閱世四百五十六甲子寧神於五華山僊塋道身純直有持守祗承遺緒朝夕惴惴增飾固執惟恐失墜掌教玄逸真人與其進署宗門提點加冲玄師号一和劉道錄文甫請述觀記予僚契雷若齋與師昔回鄉校黃緣有一日之雅且重劉請勉為件右切痛感焉乃為之說曰二氣氤氳五行儲精長材秀民無在無之弟學以致其道行以效其用功成名遂者幾何人斯當金季做擾綱常文物蕩無孑遺其時設教者獨全真家士之慕高遠欲脫世網者捨是將安往乎嘗究其說不過絕利欲而篤勞苦推有餘而貴不爭要歸清淨無為而已如重玄子扶翊道紀綜覈

玄務公材吏用藹然見於脫穎游刃之外其妙固翩  
翩而獨征托遺響於高風者矣然推本原自信其良  
知良能耿耿有不可掩焉者不謂之長材秀民可乎  
向使率性以明當然之理務學以廣通變之方列周  
行握事樞以投功各之會樹卓嶢絕恐不如是而止  
也撫卷懷人為一慨惜師諱志應字順甫出平陽汾  
西官族自稱重玄子法号惺靜通虛大師廣陽之真  
常麗澤之靈郁皆別館也仍為門人作望思歸來之  
篇其辭曰瓊芝峨冠号青霞襲裳遠引高蹈号與道  
翱翔至人出世号化現無方騶駕鶴馭号力振玄綱  
仙遊有恨号門人涕滂逢某東望号雲海茫茫松桂  
輪囷号鬱鬱其芳偃息有室号燕處有堂仙標彷彿

号誨音琅琅師今不見号莫知我傷宗風通暢号羽  
流有光神遊故山号陰儲吉祥倒景遺照号土首是  
揚庶幾華表号歸來之章

故翰林學士紫山胡公祠堂記

紫山胡公捐館之三載彰德監尹脫里不花暨廉訪  
使完間與郡士民詢謀僉同乃像公於治城西郭別  
墅之讀易堂于以揭虔妥靈致歲時香火之奠諗不  
肖交款知平生詳請書其事於石酌量契義不敢以  
衰耄辭夫士有生無聞于時潛德幽光發越于後盖  
行義立言曠在而相感也亦有富貴薰天振耀遠迓  
卒然傾謝磨滅無紀豈德薄用鮮無可稱述而然邪  
若夫其生也為人所敬慕其沒也致人所懷思至衡

於志慮見於羹墻非人品峻絕事業顯著盛德至善  
感格人心悅而誠服有不可忘者安能如是哉紫山  
固名士才大夫佐理於朝讜言直論不屈權貴作牧  
名藩吏畏民愛治行為諸郡最擢任風憲擊奸發伏  
褰衣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其臺閣之清規幕府之  
公論固在也曰弁汾曰齊魯遺愛善政亦不忘也而  
於鄉郡未嘗臨蒞今後而事之余初甚疑既而得其  
說焉金季喪亂士失所業先輩諸公絕無僅有後生  
晚學既無進望又不知適從或泥古溺偏不善變化  
或曲學小材初非適用故舉世皆曰儒者執一而不  
通迂闊而寡要於是士風大沮惟公起諸生秉雄剛  
之俊德負超卓之奇才慨然特達力振頽風志大學

致實用笑談議論揮后沉俗文章氣節振蕩一時其  
見諸容度事業者皆仁義道德之餘剛明正大終始  
一節進配昔賢矯革時弊故天下翕然想聞風彩皆  
曰紫山學備四科望高一世真豪傑之士爭先覩為  
快况二侯與郡士民執經傳道質疑請益獲親炙而  
為矜式者哉彼而配社尸而祝之援例祀典其誰曰  
不然若以匹夫而作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論之  
振衰激懦屹砥柱之孤標曰狂瀾於既倒清風之所  
激澌澤之所及露巧後學多矣是則係斯文之盛衰  
與士風之輕重非相人所得顯而私也雖然二侯出  
貴族世胄樂道而自忘其勢尊賢而能知所宗昔鄒  
孟氏譏列國諸侯不能尊賢迺曰貴貴尊賢其義一

也垂訓深矣後世之監牧實古諸侯今二侯取法聖賢於千載之後行古昔所不能行其賢於人也遠矣豈止如是而已後之讀斯文者將有所興感而取法馬公諱祗通字紹開自號紫山磁之武安人由中書郎官歷河東山東按察使濟寧總管任至翰林學士太中大夫大德五年歲次辛丑清明前一日記

昨城縣廟學記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儼景風雲戡定屯難贊敷文惠共致太平故孔子曰如有王者作必世而後仁鄒孟氏云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信哉言乎惟昨邑金末城宜村渡行河平軍事以扞禦兵衝既而國朝帥臣撒吉思不花監總五路兵蹙蹂餘燼友

而拔焉駐軍守據迫金主東走睢陽斫營夜闕竟歿死城下先是公父榭只禿魯花以萬夫長將選鋒圍困大名中流矢而卒迨金亡朝廷追錄載世忠蓋賜夫人楊氏世封戶於昨孫不闌奚實嗣其後雖州遷而縣其故家遺風餘俗固在也當金末危急草創際俎豆之事有不遑及國朝甲午歲漕使宗亨肇建禮殿三巨廡壯麗翬飛為諸路冠後三十五載尹劉庭撤而新之復起明新堂於後其臺門賢廡尚闕學舍生徒初不論也迨元貞改号冬嗣侯普闡奚擢任本道廉訪使路出干肱首謁廟宮觀其如是曰欽惟詔條責實在我乃敦諭尹張孔鑄以興修為任尹承命經營有方趣辨惟謹首建神閣擇師立學縣

中子弟來受業者日衆侯乃出所藏經史數千卷貸  
籍講誦尹復闢良田五頃造祭器百餘事供給二丁  
釋菜諸生廩料之費兩廡方締構而及瓜代後尹李  
君卒成其役仍繪七十子諸大儒肖像于壁脰之廟  
學五十年間狼藉蕭條始克完具人知敬仰俗興禮  
讓仰副朝廷崇尚之意皆由賢侯一言勉勵之誠  
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班德之臣戡定也難贊成太  
平者於斯可見矣侯今由內臺侍御史進拜行臺中  
執法將南過鄉國請書其事於石乃為說以告之曰  
惟孔子之教推明至理敦叙彝倫裁成輔相之道脩  
齊治平之方本末具備細大不捐垂憲立極萬古不  
易孔子明其道而無其位空言無所施後安帝王必

需崇尚鄉相守令所當奉行雖無禍福之休誘而後  
違之間有真禍福存焉固匪利害之牽率得失之際  
有實利害係焉惟其費不可闕乃修而明之審夫切  
而不可緩故勉而勵焉惟侯出貴種世胄敦說詩書  
好尚禮義內剛明而外文雅審事宜而達從政立身  
揚名已收功於踐履今復以得施之鄉邑可謂善推  
其所為矣然君子不安於小知而期於大受况天下  
之事惟宰相臺諫得言得行攢而充之正在今日昔  
武元衡修治廳壁柳子作記孔道輔以直道進用宋  
史有傳侯姑欲我記耶邑廟學而已耶易曰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又禮云人存政舉誠能繩武贊文光昭  
先業克盡在臣之義由一邑以達之天下邇被均弘

俾秉事樞矢僕雖毫將執筆以俟焉大德庚子歲仲冬既望謹記

宜遠樓記

奉聖甄君居敬尊自父祖龜身節用保守恒業以篤實稱鄉里居敬尚文雅喜交游襟韵洒落義氣所在略無凝滯始來居燕都城善心計而擁高資者甚夥門廬服玩例尚脩潔居敬一旦以僑寓遙迹其間不肯碌碌出人後於所棲息起構小樓華而不侈高而不危雖處而屢闌闕之間頓出車馬雜喧之境于以合集朋簪暢適幽懷請名於予乃取六一居士天寒山色之句扁之曰宜遠詢義何居復語之曰樓之為用便爽塏而向高明必占據形勢之雄坐得溪山之

勝予嘗登斯樓憑欄四顧金城千雉青山三面環遶拱侍嵐光翠色令人顧揖不暇朝暮陰晴變態百出或橫脩眉於天宇或出寸碧於雲間雖呈妍真奇於百里之外不煩躡吾之屐挫彼之笏矍目以之增明詩脾為之借潤矣其於幽遠不亦宜乎此特形於外者如其係於內者又有大於是焉者甄氏先世既以篤實稱其積累之厚蘊蓄之深逮居敬而後幾之今既崇基構而勤丹雘矣復能傳訓子孫俾為學止善奉承罔替則締構鞏固傳示永遠亦以宜矣傳稱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富有曰苟美矣又君子剝立基業必垂緒於後其是之謂歟居敬跽而謝曰有是我問一知二皆僕所未聞也請書其詞庸

為警戒又何俟燕雀之賀成請善禱於張左也大德  
辛丑歲十一月廿一日秋澗左人記

移忠堂記

王全州之子元宗敏通粹有麟趾雅厚今為魏府  
別駕一日拱而言曰維先祖驃騎府君起龍馭除風  
雲奮從戎列收河朔於百戰之餘以至出建大旆入  
貳行臺崇堦祭戰摠制魏師者四十餘年維是一二  
堂廬皆乎昔所晏息諸孫無所肖侶承藉德蔭乃今  
有光永言追思於維則者未也幸憲使惠顧念其貽  
孫之謀燕翼之厚為題扁以示未者俾子孫銜訓嗣  
服蔚為矜式敢再拜以請余仰而嘆俯而思曰有是  
哉何其孝之純也夫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顯

親顯親莫大於立身揚名立身揚名莫重孝忠述事  
蓋一致二極臣子之忠孝也傳不云乎教之孝所以  
求其忠也嗚呼忠之為用至矣故居家則盡心於親  
進官則竭力於上與友交而言信為人謀而盡誠蒞  
政則有恪戰陳則有勇其見諸日用間者能是一本  
夫愛之深孝之極也舍是將何所取則焉吾已見汝  
乃祖府君持心二極屬槍擻之際奮勇略為先迨今  
定之後徧忠義為本其殊勲茂績紀太常而勒景鐘  
者可謂立身揚名之道昭矣汝父嘉議君復能篤繼  
忠貞勤勞王事其振爾堂憲拊循殊方冠冕於  
天朝也行有日矣豈非由孝而忠自忠而有立耶  
將有燁前光濟厥難者責不在吾子乎故題之曰移

忠蓋取孝於親則可以後其忠之義也若夫親安而氣愉家理而官治友信而謀成吾子行焉綽有餘裕允當勉其所已行而進其所未至俾親顯而名益揚身立而道愈彰萬為百世無窮之傳可也異時有登斯堂讀斯文慕樂昌之風而興起者將見茲是堂一致二極之本又何啻王氏之類也哉於是乎書

遊東山記

至元辛巳歲春三月余按部黎陽膏樹連朝明日夏孟丙寅朔天宇開霽大丘堆阜景風明澹盡如也拉友人宋祺洎諸屬吏囊筆載酒來游茲山遂自西南騎而陟阻抵岳祠下既祝香步上中層至濛鴻亭址讀刺史邊元勳亭記文甚奇麗稍北至中頂頂勢夷

衍即李魏公中帳蓋任之絕巔也山形再成峻層石壇爾東北行不百步陰崖崎嶇扶腋而下憇龍竇巔上少為降觀西陽明洞記開元間山人李真題名筆勢飄逸有焦山鶴銘風格其龍崖方廣天然而龕上竅極大盤旋若螺殼然遠頂而去窈不知其幾何也意者山澤通氣此正大丘口鼻嗆呀吐納之所非有異也宣赫以侯爵錫之不幾於妄濫乎盤礴久之下山適靈昌諸君繼至尋前盟也相與稽首彌勒尊像其鑿鑿本末以寺石麟考之為高所造無疑左右磨崖題識甚多得魯元翰張浮休賦詠各一周覽既已與客聯鑪東行踰大河故瀆入牽城登紫金山觀僊人拖裙石石水蒼色蒼昏兩溜雲華清裂誠若禪

積狀者其面有元豐政和題記點刻幾滿皆奇筆也  
遂探白金泉瞰王女洞口傍勒建安人徐闕中泉眼  
銘兩蘇模糊略辨首尾於是躋巔會勝主人取軟餅  
開樽連酌觴詠纒交幽懷共暢不知山蹊之行登頓  
之勞也既而寒日下悲風來逞北巖穿蒼城按觀隋  
唐廩制未刻入自北門譙群賓於清白堂酒數行張  
鄭諸君舉觴屬予曰今日之遊樂且有勳蓋簪而未  
似非偶然第遷變已來三山濯濯等為丘垤其能極  
宣城之賞當子長之游乎然山以賢稱境緣人勝如  
赤壁斷岸也蘇子再賦而秀發江山峴首瘴嶺也羊  
公一登而名垂宇宙况茲山也名載夏書功存禹迹  
閩河大地形勝依然斯行也垂裳偕來稱載而去幸

吾子筆之歸為兩郡光且紀蒼烟寂寞之會仍得造  
名其間為他年林下故事非偶然者不爾甘逋客迴  
俗駕幾何不為疊嶂巔譏山靈見謝也耶

唐建昌陵石麟記

唐昭慶陵在新隆平縣南十有三里使相鄉王尹里  
其石儀一十八事儼然具在內二石麟身首蹄鬣一  
與馬同第題顛有船突出肉歲裝其端所謂示其武  
而不用者也兩膊雲豔光拂殿躡尾上揭類牛而短  
雖兩瓣模糊雲華剝裂而制度精絕可愛傳曰麟四  
靈之瑞麋身牛尾一角五彩色備王者至仁則被應  
而出又云視明禮修則至今刻像列諸陵闕豈顯夫  
祖宗生有至德殒備盛飾以表其仁厚故耶既而入

東南招提讀開元十三年縣尉楊晉所撰碑頌蓋知  
為唐禮宣簡公懿王陵墓也儀鳳元年高宗追謚尊  
號宣簡曰宣皇帝陵曰建昌懿王曰光皇帝陵曰延  
光仍配守衛者三千人勅象成令專知檢校州刺史  
歲別一巡其石儀之制固當追尊崇建歲作也寺即  
摠章間立額曰光業由是而觀其夤奉之嚴守衛之  
盛累聖明裡之禮郊敬時薦之儀固云極矣今陵園  
夷滅無復所見有荒烟野田而已嗚呼盛極則隨衰  
藏侈則厚斂此必然理也上在葬之中野不封不樹  
何摸金暴賂之有文質中判古不能復然則何為而  
可漢之灞陵其中制乎至元十九年壬午歲夏六月  
十九日秋澗王憚記

汎海小錄

日本蓋倭之別種惡其名不雅乃改今號其國在洋  
海之東所屬州六十有八居近日出故曰日本國王  
一姓宋雍熙初已傳六十四世中多女主今竝其氏  
云大元至元九年上遣秘監趙良弼通好而國次  
對馬島拒而不納十七年己卯冬十一月我師東伐  
明年夏四月次合浦縣西岸入海東行約二百里過  
拒濟島又千三百理吐刺忽皆倭俗呼島為苦又二  
千七里抵對馬島又六百里踰一歧島又細願哩又  
二百七十里至三神山其山峻削群峰環繞海心望  
之鬱然為碧芙蓉也上無雜木惟梅竹靈藥松檜杉  
羅等樹其俗多徐姓者自云皆君房之後

君房徐海

中諸嶼此家秀麗方廣十洲記所謂海東北岸扶桑  
蓬丘瀛洲周方千里者也又說洋中之物莫鉅於魚  
其背鬣轟然山立跡巨不盡所經海波兩圻不合者  
數日又東行二百里艤志賀島下與日本兵遇彼大  
勢結陣不動旋出千人逆戰數十合者九兩月我師  
既捷轉戰而前呼聲勇氣海山震盪所殺獲十餘萬  
人擒太宰藤原少卿弟宗資蓋前宋時朝獻僧裔然  
後也兵仗有弓刀甲而無戈矛騎兵結束殊精甲往  
往以黃金為之絡珠琲者甚塚刀製長極犀銳洞物  
而過但弓以木為之天雖長不能遠人則勇敢視死  
不畏白志賀東岸前去大宰府三百里捷則一舍而  
近自此皆陸地無事舟楫若大兵長驅足成破竹之

舉惜哉志賀西岸不百里有島曰毗蘭俗呼為髑髏  
即我大軍連泊遇風處也大小船艦多為波浪礮礮  
唯勾麗船堅得全遂班師西還是年八月丑也往返  
九十月省大帥欣都副察庚次李都帥牢山次宋降  
將范殿帥文虎摠二十三南一十三隋唐以來出師  
之盛未之見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一

序

南鄴諸君會射序

君子之學貴乎有用不志於用雖曰未學可也聖門之藝有六而射為重蓋射者男子之事志有事於四方也近歲南鄴諸君於二仲月肄諸射事予雖不敏亦從事其間嗚呼鄉飲廢而長幼之序乖大射廢而君臣之義缺今之去古也遠矣欲人之知禮也難矣茲射也匪曰嬉遊為樂將少長是序匪曰僥倖為得將心體是正匪曰致遠為功將中鵠為善匪勝已是怨反諸已為賢匪酒醴是嗜而辭養為恭匪多筭為能而進退可度夫如是其於脩盛德遠不肖習威儀

復鄉飲而適世用不由斯而有漸乎若夫野曠天清  
露未棲畝霜氣折膠秋聲厲木士氣充而耦同燕角  
勁而弦裂張侯去百步之外揖遜務君子之爭得之  
心應之手箭如鷗叫羽若星飛雖未敏及參連神凝  
剡注追騶虞牧野之風致矍相堵牆之觀庶幾繹已  
之志張本乎四方之事誠君子有用之一端也孔子  
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矧君子正己之具也哉因序其事而賡之  
以歌歌曰

古道下散文武岐中原氣拚兵塵飛四郊多壘乃我  
責誰云武事非吾知不見東家矍相事當年凜凜無  
全齊丈夫况當志四方射先祿後非吾欺只今天地

一射圍國俗靡靡從風披圖書束置奎宿黠弧矢高  
射騰寒輝冥冥天道既如此智者相時行所宜又不  
見臺城陷辱古所嗤舞于不挾高皇危諸人清談不  
適用晉室竟墮東門機乃知六藝射尤重世不可廢  
誠有為寄謝一丁相請子恐人迂乃坐書癡

投壺引

古之人心正意誠之學無或不在也予於投壺見之  
矣壺之義三代之遺制也自諸侯至於卿大夫靡不  
行焉或堂或庭野外軍中必設兩階以明賓主之禮  
置壺楹間取其中也北面受矢尊其賓也兩黨相嚮  
比其誠也絃以狸首殺其等也鼓以魚鼈節其事也  
勝欲不勝養弗能也司射申誠儆其慢也若夫左右

蓋簪臨壺荷矢身跛倚則壺不相直也氣渙散則志不能凝也手不端則矢弗能順也必也心正意誠神凝於內坐與壺相當扶與矢相應故的然而中無過不及之差豈非誠心正己之道歟且古之為學急於氣不設於身其或少焉必有休息之具曾不以奇技淫巧令人心蕩而狂也故壺之義有足尚焉然壺亦兵象也與射禮略同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燕飲娛賓人心之所欲也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俾樂為之不厭則平日之所尚乃異時之所用也且漢唐以求博戲之事多矣獨奕之技行于今不廢然迹其用心傾危抵巇一着一機司明以之旣亂靈臺為之撓搶必決其存亡而后已傳曰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術之不善擇也如此悲夫予自憲臺秩滿居閑不出者動涉旬朔時雨霽堂廬清停披之餘無以休息用此以佐雅歌之樂庶幾動靜周旋其心一出於正方之旣飽而嬉莫知所嚮者其賢乎哉其賢乎哉至元辛未夏六月望日序

### 遊洄溪序

夫燕游觀覽蓋所以增放曠而攄煩滯也故君子所不廢焉歲戊辰夏四月旣望時雨霽景氣清嘉苗穠秀二麥含實翰林先生拉二子聯騎出郭由郡之西南按轡遶隰周覽物華旣而掉鞅東首尋盟洄溪之上於是步蘭皋俯清流蔭佳樹藉碧草鳥嚶嚶而遺音魚躍躍以騰水飛鳴潛泳各遂所宜悠然之思

與淵流俱而莫際其涯顯然之氣與造物遊而不知其所極先生曰吁樂哉斯遊也於是談麈屑飛朱絃嗚眇從容質問不覺前席二子怡然洽所歡充然有所得不知老之將至日之云夕也風乎詠歸又何當遺塵枉而據壅鬱者哉因援毫為之序

帝王鏡略序

東萊云六藝之文學者之大端也其次莫如史然史書浩博自遷固而下不啻數百萬言學者雖資稟精彊至於極其致而得其要者或寡矣矧童子初學者欲近讀遺山先生鏡略書所謂立片言而得要者也其馳騁上下數千載之間綜理繁會數百萬言之內駢以四言叶以音韻世數代謝如指諸掌歷代之能

事畢矣然先生北渡後力以斯文為己任孰謂斷大材而就小室抵和璞而輝丘陵者乎是書之出若為童蒙學習者之所設也然傳不云乎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循序而進有不可躡等者士人張敬叔貧而好學家藏是書今刊之以廣其傳亦可以見其用心焉爾彼初學者一旦心志通達由堂入奧又且得博觀約取之法焉是則一鏡之略不為小補者也至元四年歲丁卯重午前二日題

王氏藏書目錄序

河南房扈王氏為衛之著姓百有餘年祖宗以奉互相傳略無長物逮先君思淵子北渡后亦不治生產怡然以閉戶讀書為業聞一異書惟恐弗及其

弱冠時先君氣志精強目覽手筆日且萬字不十年得書數千卷或者曰藏書如是尚爾為先子曰吾老矣為子孫計耳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世人知榮保其爵祿不知一跌足赤吾之族知富室其金玉一慢藏已為盜所目也何若保書之為寶乎若子若孫由是而之焉為卿相為牧宰為善人為君子上以致君澤民下以立身行道道其在於是矣由是而觀先君立世之志貽厥之謀何其遠且大哉嗚呼先君去世將近二紀不肖某今年四十有一遺言在耳遺書在積感念平昔不覺泣下因復慨嘆仕不為進退足自樂蓋所恃者此爾然置之而不力其讀讀之而不踐其道與無書等矣傳曰遺子黃金滿

籩不如教之一經此誠先君之志也可不懋敬之哉至元四年秋七月曝書于庭與兒子孺校而帙之則各從其類也述書傳目錄叙

汲郡圖書引

客有過僕而問曰子之經求衛事纂集圖史所嚮欲何為哉僕應之曰述先君之志也昔先子無恙時嘗訓某曰衛有圖經舊矣北渡已來百訪而不一見世郡人也生於斯長於斯宦學於斯聚族屬於斯由宋而金而

皇朝百有五十餘祀不謂之遺俗可乎且衛得天中桑土之野北通燕趙南走京洛太行峙其西大河經其南河山之間盤盤焉一都會也及論其郡國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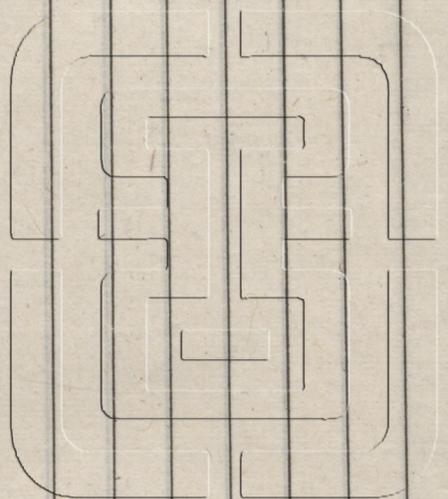
未輿地之因革牧守政教之賢否土產風俗之醇醜  
山澤利益之隱顯人物古今之盛衰則藐然不知責  
將誰歸至如淇水各川也而指為李河銅關近防也  
而曰壁列門羗公顯號也而曰康叔塚殷溪明表也  
而稱太公泉共城伯國也而曰段天子城趙越太守  
也而曰越王墓淇口會亭也而曰衛新臺崗各博望  
而祀張騫山號仙翁而歸葛氏既獲嘉而曰故城以  
頓方而作頓丘枋裏而為枋頭而又汲水涇而無聞  
金堤蕩而失據其甚則白主訛而為鷄黑麓謬而為  
鹿迷惑忘返以至於斯可勝嘆哉是皆吾平昔欲正  
之而不忘者也吾老矣終當畢此一事付之青箱無  
幾先君捐館雅志罔就嗚呼痛哉中統建元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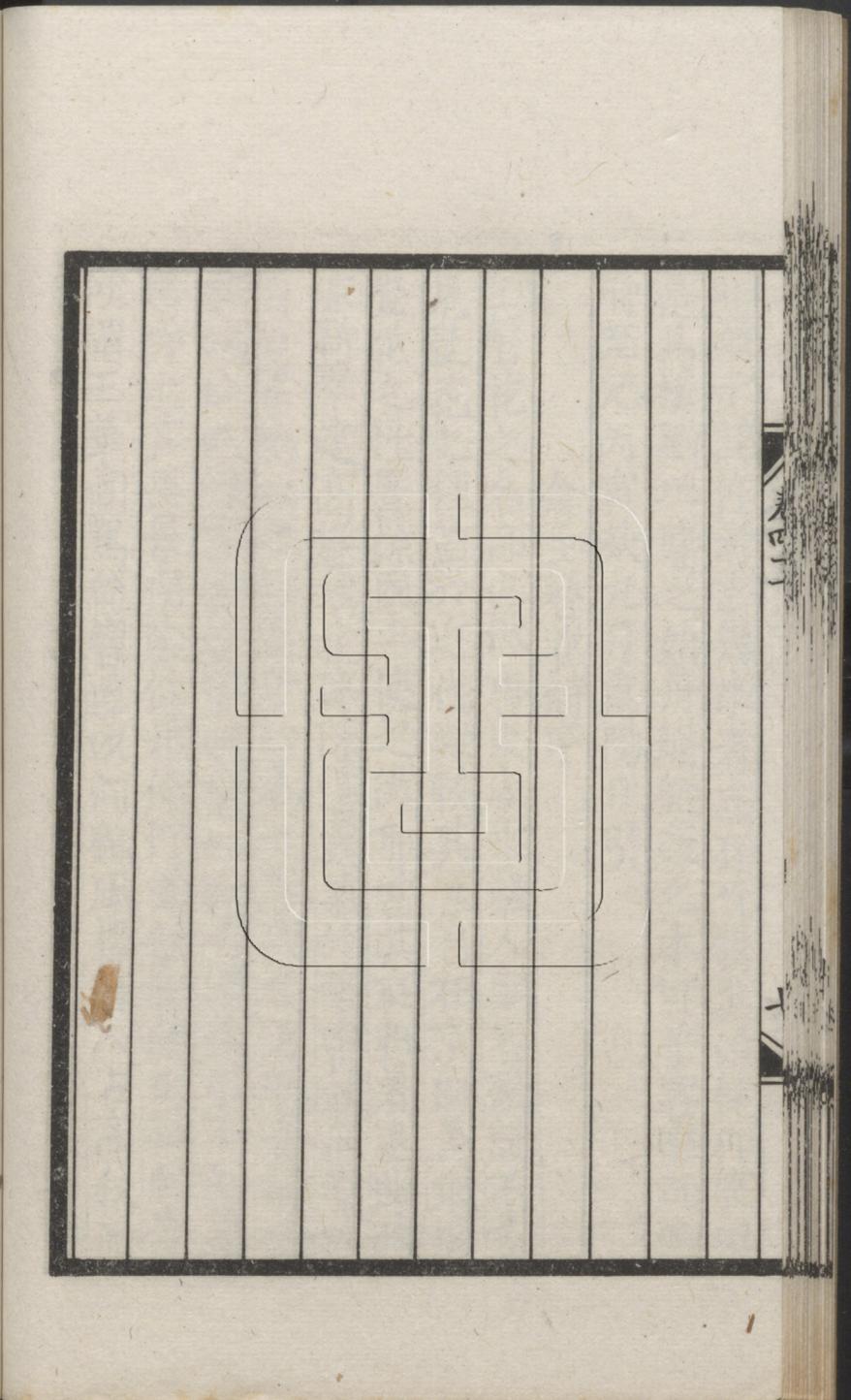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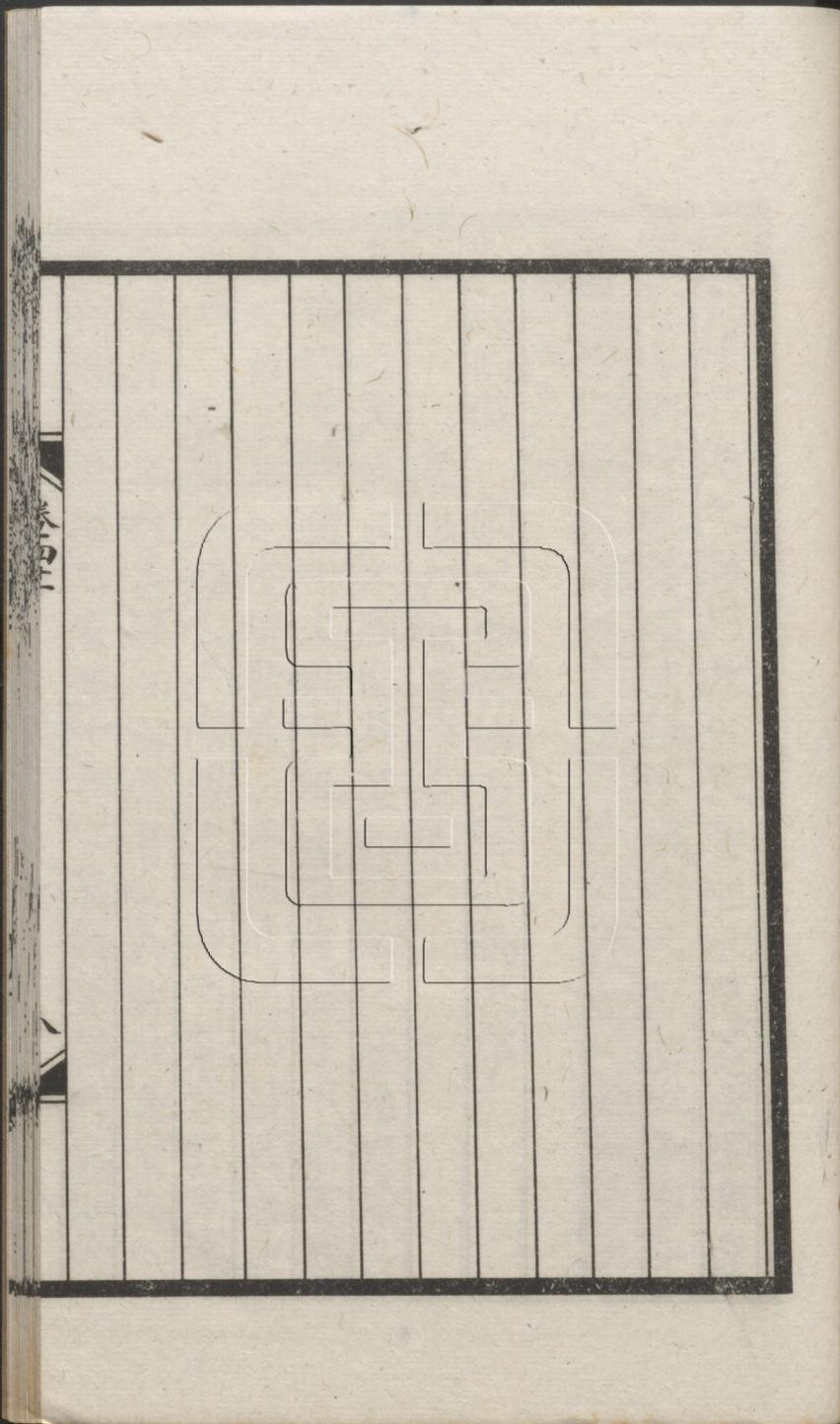
年予自堂吏來歸關中紬繹經史得先人所藏遺  
書浹灑行間愴歎久之曰精爽不昧有繼志述事庶  
少慰爾於是聚書一室研精致思蟬蠹群言外則訪  
諸耆宿雜採博記碑刻復為按行屬邑以覆其所得  
噫汲雄望也自康叔迄今幾二千餘歲其幽光潛德  
靈蹤盛蹟隨陵谷起滅不可殫紀徵文獻則墜簡已  
亡懷舊俗則高年無幾瞻言丘壠旌紀寂寥不肖何  
人能發越其間哉然先子遺教不可墜也良史所載  
傳信後也故特取其人物政教風俗關於治亂為後  
世之法者群分而類聚之復著辨論等篇凡若干卷  
題之曰汲郡志曰郡者何包上下而言也書成因自  
笑曰諺有之家畜弊帚享之千金其不肖之謂歟然

非敢示諸作者庶幾來者志存肯構其治梓作室以  
是為樸斲坦墉之始丹雘墜茨之本可乎客唯而退  
時至元丙寅秋九月重陽日引

會玉簪花詩序

玉簪花之名品也然唐宋以來騷人賦客歌詠不多  
見豈花之種昌於近代歟較其繁昌在京師為家盛  
豈花之性意涼風土使之然耶當其庭軒暑退幽砌  
涼新翠筵高聳瑤花盛陳湛露氣於碧霄映仙姿於  
月白素影以之輕盈芳心為之容與至若肌膚綽約  
來姑仙也綠雲婆娑墜曉鬟也幽香濃遠眇不知其  
幾許也其畏景便陰低昂倚佇意韻飄瀟如欲輕舉  
所謂玉華同駕紛簪導以何翮風標可人占高秋而





所安神不為之餒而敢告來者能永遵儀法不惟德  
歸於厚有以見吾皇考繼述啓迪之方祖妣承家守  
節揚厲無窮之意也至元三十年夏四月翰林學士  
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裔孫惲百拜而為之序

南陽府瑞芝詩卷序

天地之大氣無不周也其至和純粹之極隨德感召  
而禎祥之故應干上則有卿雲景星發于下則有醴  
泉朱草芝為物尤瑞然產之不恒秀之而特異者蓋  
不一二數焉完顏公尹南陽之明年有芝產於方城  
民家凡四本誠秀麗而殊常者也其駢枝連葉突如  
雲興幢然蓋植有累至十六七者英華曄曄顏如渥

丹可翫而愛郡之吏民視履考祥奔走庭下咸謂公  
視事已未行有以召之故也如役使時而田里安賦  
斂均而物情允疲瘠者為之息肩方苞體者使之不  
天是慈祥愷悌之方拊循惠養之實夾洽備至感召  
休徵物効靈光者也公曰方今王澤下流皇風遠  
暢意者仁厚之化行乎江漢域者衣被草木昭回光  
而為開先之兆也昭昭矣予何敢以當之即篚置以  
聞衆復曰非常之瑞歸美於上臣分當然弗產於鄰  
郊它邑而呈祥於提封涵濡之下不蒸於顛柝棟隆  
而擢芳於陂澤野人之圃亦由布宣中和導揚德化  
下克靈承之自也是不可無聞於後遂繪彩靈姿求  
太史紀瑞者屬之俾上以頌天休滋至之繁下以見

郡守惟良之美適余將事在申因其請樂為書諸卷  
端

文府英華叙

僕自弱冠時從永年先生問學先生以科舉既廢士  
之特立者當以有用之學為心於是日就通鑑中命  
題或有其義而亡其辭或存其辭而意不至者課之  
以為日業雖云此何時也然觀多事之際斯文有不  
可廢焉者小子其勉旃及長年以來綿歷世故愈知  
先生之言為有徵至元三年予自魯返衛居閑痛悼  
墮窳日以書史振勵厥志因觀古人臨大節處大事  
征伐號令渙汗云為之際含章時發以之功業成而  
聲名白者良竊慨慕焉遂斬自戰國已上迄于金取

其文字粲然適用於當世觀法於後來者得若干首  
題曰文府英華非敢妄意去取第類集以廣怡說其  
或從事力列屬辭比事庶有効於時寔自先生之教  
之中來也是不可不序四年丁卯秋孟三日引

宋總尹母夫人慶八秩詩序

人與天地參所貴者生所欲者壽福全德邵此又壽  
者之可樂也予宦游燕朔接世家甚多至於享高年  
之安具五福之慶者總尹宋君母夫人其一也夫人  
姓魏氏濟南人出膏浸醲薰世為名族及歸處士貞  
順儉約被服僮僮早夜以中饋是承處士姿冲適樂  
易以文儒重一時為中令耶律公所知意賓容樂施  
予尊俎談詠有承平故家風味故軒車填咽鶴蓋交

陰於門者無虛日夫人躬儉內助壺儀有則賓至率  
擊鮮供具佳肴名釀齊潔嚴整未常計家有無俾不  
足於賓所也處士嘗與客語以夫人適解戶間有所  
聞客去即曰直諫易言我雖誠人則有愛惡焉再思  
可也其順成輔佐君子至意類多此子四俱教之讀  
書雖出就外傳庭訓之際以孝悌忠信為主曰孝者  
行之源悌者順之至忠者臣道之極信又朋友所須  
以成者立身揚名本其在於是汝等敬之勉之古稱  
陰教有助夫人之謂也長曰漢臣河南府路總管忠  
勤長厚不類今人次魯臣愿而克家恬於仕進次唐  
臣才碩有幹局待儀司法物庫使次楚臣博學多藝  
能有處士風

上邱潛時以琴阮侍左右有年今以致養日嚴為事  
夫人今年壽登八秩康寧精爽髮微艾容粹然飲啖  
如五六十人歲時拜慶子孫滿前斑衣彩袖鴈行玉  
立其團欒香大之情雍肅閨門之化融融洩洩萃於  
一堂之上不謂福全德邵可乎吾是知召南美化本  
於正始而有麟趾鵲巢之應洪範之九五根於攸好  
德一言而壽為五福之尊禎祥有自於宋氏槩可見  
矣求諸公賦詩歌詠其所貴可樂之美屬憚而為之  
序

總尹湯侯月臺圖詩序

蘇門山水明秀為天下甲蓋有東南佳麗瀟灑之勝  
而無卑墜蒸炎之苦誠中州之江南也湧金門外西

南行三里而近曰蘇氏別墅中有大石月如周列座  
鼓八因得名曰月臺其形勝大槩溪環竹外山倚雲  
旒空翠湖光動盪無際蒼烟白鳥容與鳴集渡野約  
穿林篁而入中鑿蓮澹削方洲構亭其上青梅蒼檜  
四面間植奇花異卉繡錯其下牡丹臺醑醑洞又為  
東西別圃春則醉其香夏則清其暑秋月可翫冬梅  
可探而賞也四時之景皆新而其樂亦無窮也暮春  
初郡人遊歷始于百泉曉翠經柳湖雙塘梅溪而南  
迄焉止息故共頭月臺寔為一方首尾之冠至元丙  
子春予自晉東還取道共城友人於焉觴予為一日  
留觀其廢墮修復堰蹊高敞雲烟竹樹光貴疇昔詢  
之知為府尹湯侯易而主也是年冬與湯會燕出所

繪月臺圖且曰為仕宦牽率罔獲徜徉其間以遂初心今欲求諸公題詠庶見其素蘊雖南北東西時得展玩猶一到其中也吾子為我序之嘗念天壤間佳境幽人勝士樂之而不能有豪宗貴族有之而不暇樂三十載間吾見此四易丑矣不知當時賓從輪蹄凡幾往返得窮雲烟魚鳥之趣彼幽人勝士暢情適意不以物之有無為樂而貴游豪宗雖有之能遂其樂而樂方為已有雖然今君以才術通顯投功名之會膺長沙方岳之寄而能以此為懷豈他時倦游知止之心急流勇退之舉將張本於斯歟十四年上元日序

博古要覽序

予性澹癖無他嗜好獨於古彝器愛而不置雖造次必摩挲瞪視辨其銘款為何代何物間有所得則悚然起敬想見當時氣象令人有不能已者弟所見不廣究其義未詳耳十四年春余入翰林四十有七日侍左丞相耶律公於玉堂坐間出宣和博古畵三卷示予因假以歸與院史趙復取鍾鼎韻歐陽子薛尚功款誌呂氏博古李羣舒考古等圖參讀而節約之觀其制作之精微錫用之所以篆籀之古而不苛文章之雅而不迫取物象形垂儆萬世其為法深且遠矣因念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是器斯可矣矧微辭與旨引據攷證於彙昭著生平所疑前賢或闕而莫可致詰者一覽而盡得怡然理順渙焉冰釋筆

削既已從其類而作若下卷題之曰博古要覽客有過而笑曰子之學弃俗尚後寂寞惟恐其不古也其如適越而冠章甫何予應之曰不然方今明天子御極神聖慈武撫四海而有之禮器縟典將維新是畝一日告功神明郊祀饗獻之禮行有每事而問者擬所得而告之曰此鼎也簋也卣也匜也爵也罍也犧也象也如是而已其於魯兩生間安知無一日之長乎客笑而退於是乎書以為序

書畫目錄序

登崑崙之墟者知宇宙之大臨滄海之淵者見魚龍之富故達人大觀必於物之所萃而致意焉乃能窮古今之變極天下之觀否則與管窺等耳若夫歷代

之法書名畫唐以太宗嗜好之篤宋以徽廟耽溺之甚搜訪百至品第裝潢比三代傳寶至陪葬昭陵闕歲內殿仍置官典校署之曰秘省何其崇哉當時自非寵錫貴近賜觀諸王思欲頰首一闕胡可得已且唐迄今五百有餘歲幸而存者又無幾唐亡而五季宋殘而金源氏金滅而

國朝興其間兵亂相繼散亡爛然又不可勝紀

聖天子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丙子春正月江左平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

勅平章太原張公

兼領監事仍以故左丞相忠武史公子杠為之貳尋詔許京朝士假觀予適調官都下日飽食無事遂與左山商台符叩閣披閱者竟日凡得二百餘幅

書字

四十十七幅畫怡然有所得冲然釋所願精爽洞達滯  
 思為一攄所謂升崑顛而見洪荒之大俯溟渤而駭  
 光怪之多也嗚呼三光五岳之氣緼細盤礴發於人  
 為精華傳於代為英物以數百載萃聚韞藏之盛積  
 而為崇丘澮而為淵府一旦顯顯然拭目而觀可謂  
 千載一遇也因念人與事機其會與否皆有數存其  
 間九年春予一夕夢謂平章張公各楊醇仲於府第  
 之東堂酒數行散書一櫃示予皆彩番繪本金文玉  
 牒今觀中秘所有璀璨輝赫與夢中所見者盡同吁  
 亦異哉傳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信哉斯言也作書  
 畫目錄序

故翰林李士河東南北路宣抚使張公挽

詩序

歲甲寅冬先生被故經畧史公至過衛惲以諸生贊  
 文上謁承顧睐獨異逮申統辛酉先生自河東宣撫  
 改授翰林學士兼中書省參議其秋惲亦以都司就  
 列機務之暇接論思殊欵至元二年公以前東平宣  
 慰起復簽山東等路行省事適惲從事在魯又奉間  
 燕者兩月六年己巳冬不肖應御史辟出真定候公  
 於願齋尊酒從容言笑竟見因及西臺故事時公精  
 力未衰慨然經世之懷尚眷眷不置也厥後惲官平  
 陽既聞公墳撫時政績章章在人心不去者甚悉私  
 念自甲寅迄壬申歲廿年間與公會合者五聯事者  
 再似不偶然也故知公為頗詳公資剛嚴有經濟器

業遇事風生果於斷割其庭議剗切矯：有長孺志  
節至扶善良嫉姦惡又似夫王義方對仗時辭氣生  
平素蘊在河東展也盡至今三晉間愛仰如神明乃  
以霹靂手自焉雖時致齟齬其耿耿自信不疑者氣  
終不少下公歿后三年甥玉華來過追惟時昔愴然  
動零落丘山之感余亦為歔歔也想遺直之不復悼  
斯文之如綫勉為哀挽庶各韻遇知己之厚且代封  
龍招來之此二魂而有靈鑿茲哀烟公字耀卿姓張氏  
太原交城人早舉進士聲藉場屋間既而以臺掾進  
為入儀觀秀偉山立揚休望而知為正人端士書八  
十終鎮州願齋其自號云不書名貴之也至元丁丑  
秋謹序

趙德明母劉氏慶八十詩序

人皆以壽為樂然使吾親壽壽而康寧茲人子之至  
樂也故邑趙君德明予官晉府時幕從事也每與之  
接不下帶而存者皆和氣愉色其臨事行已洞洞屬  
屬若持盈奉玉惟恐弗勝予異之而不及問戊寅春  
會京師稱其母劉氏金進士都水監勾之女穰縣簿  
耆德唐甫之妹年雖高聰明安健紉縫在手不持杖  
作筋力先懷遠府君不幸早世三十年間昶暨二弟  
靖炳頗試所歷及有孫六人女孫二人重孫二重女  
孫六同居無間言是皆母氏慈愛恭儉陰教有方之  
力也昶等不肖愧弗能紆青拖紫修爵折圭以顯榮  
為養用報劬勞之德今歲壽開八秩將南歸省慶尚

賴賢士夫見之歌詠歸慰母心以為閭里光予告之  
曰壽福富貴衆人之所欲也若今之富貴似可求而  
得唯壽與福命之於天不可幸而致彼高明家雖三  
牲日養未免使親有顧慮可憂之感崇高而安者子  
孫多親不待之嘆今君職雖卑祿雖薄而仲弟輩怡  
然以志為養其樂也融融吾知案上一杯菽水過於  
五鼎七牢矣時也恒山之陽滹池之濱風和而晝明  
鳥嚶而華粲綠蒼婆娑於堂背舞袖欄斑於膝下朝  
而倚其門夕而倚其廬俟子之來歸君其行矣試以  
吾言語諸鄉人而曾閱和樂之氣將有聞風而興起  
者焉至元十五年季春清明日序

紮古老人注難經序

醫之有難素猶六經之有春秋易也書雖盡言言不  
極意神而化之存乎其人索古張先生醫師之大學  
也以其書注釋雖博未免有仁智殊見體用不回之  
間於是研思疑神探索玄奧發遺意於太素之初出  
妙理於諸家之表使體用一源得失兩判復隨其疾  
證附以禁忌方論述經解廿四卷先生高第東垣老  
人以其書授羅君謙甫後文多墜簡及得田氏口  
傳易水遺旨百餘條直補脫漏遂為完書予嘗觀其  
旨要顧天下之事未有不極其理而能臻於妙者矧  
醫術精微主司萬命惟其至精非一世之所能備惟  
其至微非一賢之所能窮故軒岐開天如大易之書  
其卦越人撮要猶三傳之贊其經迨紮古講解古今

之善傳注之能事畢矣誠生民之命脉醫學之淵會也嗚呼鑿固難事學即能至於提挈造化會歸一身如秦扁闕五臟而同癥結察形聲而辨死生推原本自心融手應坐收神聖康濟之功要以理明學博精詣其極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功用之實咸在是書學者宜盡心焉而木史公稱扁之術得於餌桑君之藥飲上池之水特以診視為名恐未之思爾謙甫將板行以壽其傳求題諸篇端予嘉其學術及物之外能光昭師道如是可謂知本也已先生諱元素易水人繫古其自號去至元十七年歲次庚辰中伏日序

宋東溪墨梅圖引

性之所得於天有不行而至不學而能者况託物游藝意存所寓者哉總尹漢臣善寫梅樂之終身而不厭且梅以墨繪黯淡枯寂無聲色臭味可香而悅蓋性之所得有不容自己者余嘗踏雪過南塘入東閣主人開樽小酌醉中出示所製溪雪春風等圖亦以淡僻故為把玩者以之覺冷香踈影動蕩於几案門令人脩然有孤山籬落之想後考誌洛陽復與君會府署之梅花堂庭之所植者皆是也因舉觴相屬曰永南梅之淵藪又久官於此殆將俾使君移船花光臻超然之極致耶東歸悉以近作贐予其風味之勝瀟灑之工又非向時吳下矣及入汭解裝盡為好事者索去嗚呼君今已矣梅寧復得邪其弟唐臣義夫輩追憶風流事亡如存縑緜遺墨求名士夫題誅將

昭大兄游藝之美未屬引其端漢臣於余契久且敬  
故知為人頗許君天姿誠悃與人交有終始於修身  
齊家孝友純至一門之中融融怡怡以及於政是知  
託物寓意於歲寒三友之間者不徒模寫形似俾自  
得之趣冠時人而名後世也十七年立秋日秋澗序

新修調元事鑑序

士之有志於道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天下者當  
以宰相自期降是夫何言焉然宰相者輔天子坐廟  
朝經綸一世豈偶然哉是在彼者得之為有命而在  
我者烏得而不盡之哉况相之為任正已以格君心  
之非進賢以盡知人之鑑理物以代天地之化  
以成天下之務尤需以學術而為之先若不學無術

則聞於政體是最大臣之所深蔽故賢如傳說典學  
初終聖若周公思兼四事逮夫叔世多故大學之道  
不明於上燮埋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相之德業  
其所存而不亡者幾希矣此事鑑之所以作也嗚呼  
三代而上如禹益稷契其謨猷德業光極臣道日星  
麗天尚何議擬故斷自殷周已來終之近代上下千  
有餘載問其相之賢否具列無遺俾歷朝之用舍一  
代之安危前後鱗差易於即見至若善或當與詳其  
所可法惡或可奪書其所由然準以夔契伊周之所  
行斷以孔孟諸儒之正論間以臆見附之要本德學  
材識公明正大以道事君為事業經綸之最至如遭  
際聖傑不善更化祇以權謀功利為尚雖濟一時而

不可多得終非鑑之所先務也僕老矣壯而所期見於世者百不能一必故朝夕覃思是編庶成一書亦賦畝不忘之心也俾後之君子有志於斯民者識前言而明治體稽往行而處事機其於衮職不無少有補焉至元二十年歲次癸未夏六月十有七日序

顏魯公書譜序

古人以書學名家者甚衆今獨取魯公而譜之者重其人以有關於風教故也兼公之書上則闢三蒼之餘列中則造二王之微妙下則極古今書法之變復濟之以文章氣節之美故後人作之終莫能及東坡云評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昔蒲陽鄭推官集公代有金石刻得七十有五予之耳聞目覩

洎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得六十有二備錄家藏實有五十有一只以澹僻酷愛營求三十年之久纔所得如是念其嗜之無力自非夤緣物聚於所好亦已難矣嗚戲公之書今存於世者無幾加之歲刻月敝有靡滅而已可勝惜哉若夫千金之璧為世重寶人能碎而不斲者以求而可復有也若公之善寧復載得邪故余作譜按公春秋與所書碑刻歲月官封詳考而次第之俾觀者知公之書因物賦形變態百出其間中忠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筆墨之間者至終老而不少衰所謂止見性情不見文字令人想見當時氣象有興起而不能已者是不亦關於風教者乎譜既成客有過予而問曰二王乃真行之祖顏陳縱橫

曾不踰矩矱若即而為法乎余曰不然孔子吾徒之  
願學也然升堂入室固當有序若即此而求臨池之  
妙則思過半矣客謝而退至元癸未得伏日序

衛生寶鑑序

醫與造化參學之精者為難至若書垂訓與後世必  
然之用者為尤難羅君謙甫東垣先生之高第嘗謂  
予言初授簡席下東垣曰汝將為為人之學欤聞道  
之士欤請曰走雖不敏幸蒙先生與教理之深詣迺  
所願也故十年間雖祁寒盛暑親炙不少輟真積力  
久盡傳其私淑不傳之妙大抵人之疾疾不外夫陰  
陽變徵我能參兩間會一身推窮其所受根源方為  
可爾用是以所得驗於日用之間如敵在目中然後

審察為攻未嘗不如吾之所必取也因集為一書題  
曰衛生寶鑑曰辨誤者證世之差謬明其理之所自  
也曰擇方者別夫藥之精粗寒燥以酌其疾證之宜  
否也曰紀驗者述其已之極料與彼之深淺見其功  
効之實也僕平昔所得者如是吾子其為我序之予  
聞醫之為學右聖賢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軒岐已來  
難素靈樞等書累數千萬言自非以醫為己任者孰  
克而究之若羅君者可謂以醫為任而究其理之所  
自歟昔王彥伯醫聲既白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  
塞門來請彥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  
飲此初不計其醕謝今羅君亦以道心濟物復能著  
書垂後美必然之用其仁心普眼當與彥伯同流其

誰曰不然故樂為題其端云至元癸未歲清明日序  
王彥伯西陽雜俎云  
唐人為道士善醫術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二  
序

與左山商公論書序

嚮大觀所類諸賢法書平生所未足於焉盡償公云  
如楊少師維摩等帖天真爛熳上法二王下馬魯公  
爭衡至縱心所欲皆寓正筆而不踰矩所謂出新意  
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知此迺悟涪公云  
余書不可學學者輒筆悞而無勁氣似非虛語也因  
復出坡公所書寒食詩二帖方之在顏楊兩間蘇當  
為入域之賢爾嗚呼古人不可作所得見者書蹟為  
最真今吾左山商公掇拾於二千載後剔去纖妍而  
留精偉復始終條理俾金聲玉振以集大成是又智

者之事諒非禪中有眼者疇克辦此邪弟恨不得時  
時聽瑩以盡古今之變會歸其極耳然歸裝翩翩已  
復相載矣至元二十年四月六日書于所寓壽宮之  
道室

上巳日林氏花園會飲序

四序言讌氣有慘舒不無哀樂從違之間維暮春元  
巳物華滄豔極夫舒樂者也故昔之人迂續維新祓  
不祥於川流之上其來遠矣然例以三日為節緣不  
克與已會者蓋尋常焉今歲人和氣稔適與已契又  
可重也不揆援永和之舊例嗣舞雲之清音徵賢合  
友襍飲林氏花園尋盟而至者凡一十二人於是登  
野酌酌清波折却脫窮東蘭即宴歌絲間發羽觴交

獻不數行四座紛然迭為賓主酒既酣秋澗無人繼  
以柳圈新唱詠四者之來并喜三樂之同集揚解  
賓傾冠倒佩不知其不可也已而客有稱於坐者曰  
昔會稽諸賢集雖雅未免因述梗懷俯仰今昔動  
終期歸盡之感今吾與子一攄底滯增暢老懷顧知  
已而無雜賓聆歌聲而免詩苦以此方彼疑若可繼  
樂有所踰也是不可以不志明日弟悅輩來解醒首  
賦佳篇乃以其序屬予余亦以會解離多樂之不易  
再也筆泚餘酣率尔而作時至元二十四年歲在丁  
亥甲午也謹序

編年紀事序

史書浩博殆藥山然用之不盡取之不竭弟掇之者

不易區別編紀之書有不得不作者然務博者或詳其不必書從簡者至略其所當取斯蓋漫然中無所主故也大抵觀史者須當見其一代興衰之自要本不出君與相好尚治忽而已如賢否之用舍治亂之所由生刑政之寬虐民情之所從易安危之機截若影響此理之必然也是皆吾儒法之而為明時治平之具者得不詳且備歟若筆之而無所用則上下數千載之事績特斷爛朝報耳廿一年余解印西歸休焉而無所事日續相務為業編年者尤不可斯須而去手遂與韓生弘因其舊編增而廣之事備於前統明於舊若夫世主之御天接統輔相之登庸宅揆前後繫屬一不敢闕所謂該夫運之盛衰者則思過半

矣明年冬既斷手生曰增輯之意不可不序諸篇端吁吾年向耄前日所進今日不覺其忘小子其秘之于以備吾家藥籠中用可也時則二十四年丁亥歲夏仲日序

王氏易學集說序

先君思淵子昔掾民部時尚書張公

諱正倫日引一字公理

叟連榻坐與之問辯甚款察之蓋講易經旨也每叅

署已輒抱牘傍侍張公曰汝亦樂聞斯乎曰唯自是

日熟所聞遂潛玩焉造次顛沛樂之而不釋也北渡

後遇玉華王先生復得窺其門牆而覃思焉既而有

問答理亂之說玉華子訢然曰推是而進何憂乎不

造夫突奧也然專靜之功不可以不至藏往知來寔

本於此吾子其志之既而家府屏遠人事取歷代諸  
儒所傳探微願妙日一卦為業真積既久靜見之心  
遂大以肆曰吾老矣非述何以見於後示子孫以大  
受也乃組節群言使如出一手辭約而意貫諸家之  
善蓋無餘蘊矣嗚呼易之為書三聖人憂世而作也  
其道有四互為之用然身外無可論之道道外無可  
談之理天理人事不出乎日用行己之間而已是書  
之集四者具列要以近人情為本使學者切身以求  
用易知而不雜其於易道庶彬彬然有煒矣不肖今  
亦向耄先世庭訓墜泆無緒大懼夫不學而衰也乃  
沉潛是編冠脩述之意於篇首仍題曰王氏易學集  
說使後之來者知

先君學道立世其博文約理有如此者小子憚復續  
所得以綴于後蓋先君所未見也庶幾五十家之  
說左右逢原矣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春二月一百五  
日序

送信生士達北行序

勾吳之分豫章之野有神物焉雄震陰縵世不多得  
佩而服之可以檢非常而走先怪礪而用之可以決  
浮雲而開白日當其鋒鏖翳昧沉鬱於幽圉之下然  
衝霄之氣不自達於斗間雖有精鑒博識之士安得  
佩服提携檢非常而神利用者哉君子之仕也上需  
志於達而後可以見於用用則先其材之云何而後  
其時之利與否也逢乎辰而匪其才何克應事幾而

成吾務負其才而艱厥時吾固知攸往而終有所濟矣故伊尹不以其時而有間於所行孟軻氏不為齊梁不吾與而必意於速去何則天之所卑於我者如是我烏敢自棄不力其在我者焉奚暇計其可否俟彼有待而後我為之應哉士達少問學於予嘗以政試於諸生間唯士達知所以對當時已異夫姿之敏志之遠到也厥後揚歷州郡果在夫受直罔息其事者之列及例歸河東又見夫居養有得器藏諸身與時消息者蓋素所蓄積耳斯舉也又非底滯於下求達於上方試用於公卿之間也顧時與仕吾無所慮矣然理有所當燭者試以吾嘗從事於斯者告之夫仕宦雖或巧拙而其間有容力不容力者彼自然之

來吾順受而安之是則力之所不必也吾分既爾吾行足為即其所受而克其義之所至是則力之不可不勉而前也所勉者何用晦而明以訪為辯竭誠心於所事見實用於當行察其機而發人之幾通吾滯以達人之滯不以資之微卑為嫌不以與之依附為得盤桓居貞以俟夫君子之大受何患乎聲名之不昭事業之不顯而著也於其往也故書以為贈

禮部尚書趙公文集序

至元丙子夏五月予考試河南道出臨汝館望崧樓者再宿歷覽後圃總為塵迹所謂汝海虛舟者於蒼烟老樹間巋然獨存因得防禦趙公亭記於壁間倚杖披讀者久之令人想見承平官府之盛惜公遺文

不多見也後七年予自齊還衛曰向公孫維弘杖屨  
倘佯言笑者無時一日出而辱集一編示予曰此先  
祖通奉君之遺藁也予請而讀之者數日得辭賦古  
律詩及雜著樂府等篇若干首其氣渾以厚其格精  
以深不雕飾不表襮遇事遣興因意達辭略無幽憂  
憔悴尖新艱險之語信乎太平君子假樂有餘而神  
明而祐者也維弘遂以集序見屬予曰以遺山先生  
之論之詳此固以為之足矣然士君子之學文章德  
業名為兩塗其實一致有以事業而垂世有以文章  
而名家者傳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吾儕孰不欲得時行道使利澤施於人名  
聲昭於代蓋有幸不幸遇不遇者焉如仕宦利達復

擅文雅以事業盛而揜其所謂文者從其重焉可也  
若文彩締絜竟不得以片善及物者其或曰若何克  
為一文士而已此真為妄人尚何知兩塗一致之理  
者哉既為其序且寓夫子之所感云先生諱思文字  
庭玉明昌五年進士官至通奉大夫禮部尚書初河  
朔雲擾公流離兵間挺身歸國遂為德陵所知故其  
仕宦通顯而為兩朝名德一世之龍門者云至元戊  
子秋八月朔旦謹序

宮禽小譜序

三百篇之作風人多引物以比事或託物以發興其  
氣類情性學者不可不識也是謂致知格物之道十  
一年江左平宮禽禽玩畢達京師戊寅夏予待制在

京師獲觀諸禽于會同館之西位者九一十七種誠  
有可愛而當識者厥後珍禽奇獸陸貢川輸歲相望  
於道彼隸鳥官入上林集萬年之芳技蒙  
天顏之一盼振羽和鳴固有喙同而如瘖者矣其為  
物不可為不遇也因念九州風氣各殊其所產常異  
有無亦然非徧游歷覽有終老而不識其狀與其物  
之情者况來自閩唐之遠乎伏見近年求訪嘉士車  
徵幣聘歲亦不絕其或抱負器業谷耕巖隱偶不及  
時賢之論者未免阨窮遺逸反不若斯鳥之採擇薦  
進光耀如此之幸且遇也至元廿五年戊子秋八月  
壬戌偶逢江外鳥使因追作宮羽小譜叙其所觀而  
識者今列于後

秦吉了狀如大鸚鵡毛羽青黑色閃閃有光翅

兩稍皆白翎耳兩入肖耽腦上相谷及喙距

皆黃色聲雄烈善作人語

蘋茄兒形狀毛色白鸚鵡同養者云性極

乖戾

尖尖帽灰綠色形如燕許頂毛上銳下豐高約

一寸故名

百舌兒狀如鴿略同毛羽蒼白花色江南三月

間盛作聲今四月尚未鳴蓋北方地寒故也

白頭翁狀如鳩色純白喙距皆青頂毛冗細蓬

蓬然上起故名

柳鶯純綠色甚嬌可愛性靈如黃鶯其狀差小

切倉子一名鐵嘴兒毛純赤褐色狀如雀鳴聲  
啁啾調之能頂負紙殼介冑人騎像於一攔  
內分兩陣作衝擊狀甚馴狎也

相思兒灰赤色狀小如雀

白鸚鵡一其大如馬

玄鶴二比當鶴甚慘極清瘦

金絲鷄毛褐色上有蒼班細文疊積如鳩鷹鳥毫

翅末秀翠金雙團花絕類孔雀聞他鳥鳴皆

能效之

水老鴉形高大如鷄體班爛脣首如幻形喙尖  
長蜿蜒俛仰絕與蛇類爪掌則鴨也疑烏鬼  
即此也

花鷺鷥褐色中白毛紛然間出長喙趾青綠此

鷄差小又名曰嘍

小鷓鴣純白色黑喙青足但其頸骨狀曲折為

一曲

料哥形毛全是鸚鵡其光彩濯濯然丹喙人耳

作梳黃色耳後有黃眉兩抹上連於腦能作

人語喜則兩耳開聳

烏鷄骨與皮皆黑其蒼者亦然

送薛參軍北行序

承宣供億莫司屬為切然中鮮而居衝俗置而不知  
教制於上而梗於下誠有所特難者焉又恒人之情  
視難易為行不乘初以取其名即旁緣以徼利苟安

依阿護養資歷愒日以俟代而已丹陽薛君彥暉由  
藩府掾從事於斯者四十餘月為人外簡朴而內廉  
能供王事理民訟直而有方雖當急遽二者並行而  
不相遺自始逮更猶一日然其邁迹尋常立於能者  
之行卓矣惜乎心儘公而罔間於易難用有餘而不  
遑於風化因念令便於亟行化安於求久苟使民知  
義方其趨事赴功有不待致期而然者儻教有所未  
至俗有所未醇能者日鮮不能者日衆而供庶事理  
政務固不得一日曠弟恐物情治宜兩有不自盡者  
此昔人以化為先而令次之師帥者又化令之本也  
安得惟良如薛君者百有餘輩俾用焉而顯靖嘉治  
焉而有餘裕我不以徒法為政彼不復顧難易為心

事雖衝而亦辨俗雖囂而可諄方之亟便特緩夫前  
後之間然能使物情行而政本固官有儀而民不輕  
民不輕則吾之令行將見如流水之源矣不然使韓  
范復出職思其屬屬簿書米鹽間雖終日無倦亦且  
有所顧矣薛君行來辭飲之酒再拜以送言為懽因  
書此以贈庶幾條治宜者聞之亦將有所頷焉於五  
年戊子冬十月晦序

贈日者張翱序

陰陽家者流秦漢已來如五行堪輿建除叢辰曆學  
天人太一等象其目雖多及臨事占決各開戶牖吉  
凶得失互皆不同故漢人顯以五行主之予因究其  
理而為之說曰夫太極判而五行具五行具而萬物

生一物而一五行也。纔有所闕，物不得為之物矣。靜而體動，而用剛柔迭制，而吉凶生焉。矧二氣良能以不測為神人於其間，亦一物也。吾何以道其為術也？天人之際，有未易知者，得之深者，其理明，索之淺者，其說近。又世道下衰，人不安分，以狂妄橫干中微，倖驚于外，貪者以苟得為心，狷者以速達為念，詢其命曰：吾此去可亨，相其時由吾，今年可動，彼知其然，即順情悅主，售其術而已。我審彼諛，竟沾沾自喜，圖一豁墮，獲為愜，是天理兩滅，而人欲肆矣。嗚呼！風俗之移人也如是，可勝嘆哉！有張生，翱者，姿甚高，業是而志篤，語直而不隱，觸數知變，若夫誇嚴苟售其術而已者，揆是游行州郡，億焉而多中，故士子往往與之。

顧接在鞫固亦榮矣。雖然，吾將進，翱於學，鑪其粗而造於精，資之深而遺其淺，不為世俗所移，不以虛高務悅習其所已知，其所未至，其要安在道，其在於是矣。能此，將見聲光四白，義置百錢，坐來衆問不愈於行，而求其售乎？翱曰：唯有是哉。然行，僕已具敢，板康節之例，願先學於四方，可乎？於是書以為贈。

星丸漏詩序

司歸判官趙寓到任之明年，置星丸木漏於衛之汲門上，仍繪采為圖，推乃之末，謁再拜請題辭于後，予以為政有緩而似亟，事有微而實著者，更漏是也。雖因衆制器，特挈壺氏一士之職也。然天地朝昏，我則司之，官民勤息，我則整之上，而日月運行於三百六十

度之中外而二氣渾淪磅礴於三十七萬里之表使  
 不出於五尺之悞百有餘九之數非格物善政者其  
 能之乎予嚮官平陽亦嘗創此其攷述測驗知為匪  
 易今司錄小秩也首此為務舉行廢典其儀物有足  
 觀者是欲勤政率先因器警民者矣然年少氣銳當  
 筮仕之初能推廣是心始終罔間則張希顏以夜雨  
 分明等數事得稱為好官真者恐他日不難至矣至  
 元二十五年戊子夏六月八休三日題

洪興唱和詩序

心有所思思而有所言託物以永其言者莫詩若也  
 曲山河君尹南樂終更將歸西山舊隱以吾故遂稅  
 駕  
 樽酒談笑杖履游從日夕不少間既老日閑

心無所運用感物興懷情有弗能已者即作為歌詩  
 以示同志顧不揆乃相與賡唱迭和案積日久遂成  
 卷束總得詩大小凡若干首曲山慮其散亂遺逸欲  
 命劉生琛第而為帙且告予以為何如予曰彼王公  
 大人羈旅草野之士遇其志得意滿與夫幽憤無聊  
 見於詞章者多矣然未免有豪宕奪眦之意幽憂焦  
 粹之狀吾輩不過道閑適安命分遣興寄詠性情而  
 已又非欲示諸它人俾後之來者萬一視所履而踐  
 厥迹安知不有撞破煙樓者乎已而客有謂吾等不  
 以有用為心而廢日力於此為可惜也予應之曰不  
 然是將俾予守克園之冊耶削汗簡之青耶抑欲續  
 太玄之經耶客笑而不答於是乎書以為其興唱和

詩序

老子衍義序

壬辰冬予應聘至都既詣壽宮嗣教玄逸張公與一  
 杖者相陪來謁頌眉皓白氣貌魁偉敦方其若樸聽  
 其言冲冲然殆有所深蘊隨見所賦詩顧非澹泊忘  
 言者尋而還求辭方知君為重陽宮主玄學師也既  
 而其徒執老子書請見稽首再拜為致師求序取重  
 之懇避席拱立需命而退因勅為說云天下所謂聖  
 人者以其理之所在治從而出焉舍是何所望於著  
 書立言者哉然聖道溥博該貫群倫其為用也為天  
 地立極為世主明道要不過以靜制躁以簡御繁以  
 真黜偽以樸還淳以正息妄以公去私以理勝慾以

法防亂而已惜也老聃氏潛輝柱下不出於文武周  
 召之時當王道中微禮壞樂崩仁殘義缺之後萬偽  
 並作粹莫能觀其復思遠駕流沙高出物表扶天機  
 體玄化吐辭為經過為音情憤激自成一家之言庶  
 幾廓清澆偽再造堪輿之意欵雖然矯枉者必過其  
 正迨夫末流仁智異見戶牖各開曲暢旁通肆為駕  
 說養生者以久親為心尚玄者以清談為樂宜乎晉  
 史譏王政之虧知幾點河公之往今王文蜀產皓首  
 玄學獨能拔出衆流間索正歧根於治平者為多無  
 乃見幾而作由儒而逃墨者邪固特樂而序云

王淵潭謙集詩序

都城西郊佛官真館勝槩盤鬱其間有潭王淵蓋丁

四十七  
氏故池也柳堤環抱縹緲蘊蘊風煙瑞靄霽瀆襟袂方  
秋是焉橫陳都人游觀誠為佳麗射賦總管王侯明  
之尚義好客高出時彥甲午秋孟置酒潭上邀翰林  
諸公為一日之娛既而雨不克成權是月晦復折簡  
來召用尋前盟也簪舄既集風日清美紅幢翠蓋間  
見層出天光雲錦澹灑尊席沙鷗容與於波間幽禽  
和鳴於林際若有以知野老之忘機代清唱而侑觴  
也酒肴饜餼賓主胥樂煩襟滯慮頓然一醒清適夷  
曠綽有餘思然賞心樂事良難四并雅會清吟烏可  
多得信口吐詞不計工拙諸公走筆賡和咸有所得  
殆山陰禊事之脩幽情暢叙笑金谷羽觴之罰酒數  
何多第以率爾居前殊愧其粗糠也八月載生明序

易解序

易文為書廣大精微範圍乾度經紀世道以一理而  
含萬變辭雖有盡理則無窮故說之者吹萬不同仁  
智各異要以脩辭通變近人情關世教為切練師李  
公嘗為予言監丞張君在河南為衣冠清流多藏書  
得前代以易名家者數十種早治其學精占筮術比  
歸以藝能得官如支離覆逆建除叢辰等伎有不屑  
為者於是廣詢博究師心自斷集易解十卷于以抉  
聖心而明素志駙馬高唐郡王天賞英明雅好經  
術一覽偉其述作勤至發題篇端有正大純雅本乎  
仁義與經旨不殊其於世教大有補益命藩內板行  
賜觀中外者無慮數百餘帙用廣發越以表其志尚

四十六  
卷之二十一  
義山來屬俾序其事予謂古之君子立言垂世必藉  
王公大人為之主張方能信其說而傳不朽如曲臺  
禮經由獻王而明遺制毛公詩傳得河間而置學官  
今張君遭遇賢王得成其美將見與大雅不群之英  
異世而同談者矣至於淵源之傳授薛理之深奧讀  
者自當知之又何俟見責免而設喻過傷人氏而致  
問者邪元貞二年冬十一月謹題

天德柴氏悅親園詩卷序

昔四子問孝於孔宣父雖因材而篤所答各異不過  
使親無所憂怡順顏情為難鄒孟氏復探源推本論  
臻其極曰此身能誠則親為之悅矣意者謂儻違於  
理雖奉承之至溫清之勤日養二牲猶為不孝如其

愛敬交至氣和色愉則菽水乃盡其歡矣在孔孟時  
去古未遠垂教警俗亦復如是况天理斲喪人欲橫  
流於千載之後哉天德柴氏上世為邢臺堯山人後  
遷絳之曲沃遠祖有軍功以鐵券賜其家祖諱堅金  
季仕至將仕郎裕州葉縣尹生子懋字秀實以世故  
復徙居于豐治家接物廉慎有法推其贏餘尚義好  
施鄉里以善士稱今壽登八秩有二配邢氏壽七十  
有四生四子長曰伯興次仲謙仲玉仲祥伯興天性  
孝友善治生與人交誠懇有終始慈祥愷悌見於顏  
間清淡不樂仕進惟致養二親友愛諸弟為務至一  
門之內上下安宜和樂且耽憲司廉實聞于  
朝榮加旌異嗚呼世之貪很無賴不顧父母之養且

貽親憂与夫所爭僅毫髮比更相娼嫉視同氣為冠  
 讎者聞柴氏之風亦知其愧赧矣雪堂禪師雖處方  
 外素樂君臣父子之懿喜從吾徒遊以御里盛事乃  
 繪諸圖畫形容其歲時家庭拜慶之歡將求館閣名  
 卿見之歌詠以序引為請予為說以勉之曰方今孝  
 治光隆仁風德教洋溢海宇臣民感格理勢應尔然  
 雲朔之俗素号雄勁以氣義相許今論其孝友之行  
 固當以柴氏為稱首復能如孟氏所論誠之於身詩  
 人所詠不匱永錫者而致力焉將見化儕類而美暢  
 昇倫觀人風者道名於史籍矣以是為贊倡之始云

清香詩會序

道不同謀咫尺兩間取隔千里心有所會上下八方

溥同一雲法性三藏弘教佛智大師江浙總統以羅  
 巴者聞予名而喜之不知於渠何所取也一日介應  
 奉曹顯祖來約以深香閑適與同一會於是開禪室  
 敞賓席蒲團烏机列坐其次佳釀數行意甚怡悅主  
 人出寶薰娛客温鑪曰春楮煤凝雪牕日含暉岫雲  
 借潤先之以青柱繼之以綠洋糝以熟結加之都祭  
 棧融沉蕪氣鬱膏煎黃雲作縹碧霧濛進吟珮未染  
 鼻觀先參或袖籠而飲瑞或心融而氣宣於是健詩  
 脾却蒸濕燕飲助其清勝志慮以之冲粹不知佛齊  
 勃况婆律大食真臘占城而相去幾何通為一洞天  
 也衆客稽首向師曰今夕何夕餘膏賸馥沾丐如是  
 有不可思議者第恐造物者訝其多取而饜飶也師

曰庸何傷且吾之為香者衆而心香為最曰戒香定  
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是為五分香天之所賦  
於我者如是而馨解脫知見為妙用之極即詩所謂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貴夫能  
復其初而為物之靈也願此香雲徧滿空界作為無  
量佛事以奉五老香供且合二百五十歲之壽祺禱  
庵七十五雷苦齋七十二開靜事而為無盡藏說法不以可  
六十三王秋澗七十二賈許事七十  
乎於是衆賓讚嘆曰昔遠師以廬阜靖勝即於東林  
結社絕塵清寂之士不期而至者甚衆諸人依遠遊  
止獨淵明范甯召而不赴豈非有不屑者哉以今論  
之衆之殺雜一也心有所局二也香色執着似累干  
中三也何若師心境凈清賓主兩忘不知我之為香

香之為我也而以心香為主也師曰有是哉遂相與  
一廬胡而別大德元年三月吉日謹序

送丁主簿南還序

古人以良能並稱欲以善而將其能也不然豈惟敗  
事亦且有害于而身此必然理也丁生元諒主穀城  
簿之明年以事抵衛來謁有頃避廂而言曰弊縣僻  
在漢南事雖簡由叱獵九氣甚鄙悍思有以教迪之  
於是請書其廟學殿堂門廡等額乃曰歸當辦茲一  
事先此之作用碗余初志耳遂授書沾沾而去後七  
年冬十月復見吾于京師曰嚮云而廟而學者今已  
落成且有加於前及出馮雪崖所撰學記讀未竟不  
覺慨嘆曰一簿力之專迺致如是非有志能然乎兼

雪崖吾熟其為人慎許可記中件右恐匪徒言雖然  
年少氣銳乘勢作事但或不難至於知喜其事而不  
虞其終顧其近而不思其遠無後悔者鮮矣况能保  
已成之功而享有無窮之辭乎又嘗聞士之當官公  
心多而取名薄者設有過舉往往人怨而紛解汝今  
此未遇非常之恩千百人不一三值其為幸不幸誠  
不敢必所當念者此心不使有一毫之私可也丁生  
其勉哉如以吾言可取念之戒之將見悔尤日寡良  
能並著何患乎祿秩之不吾至也既行來辭書以為  
贈是歲癸巳仲冬五日序

允齋曹先生文集序

北渡后斯文命脉主盟而不絕者賴遺老數公而已

黃緣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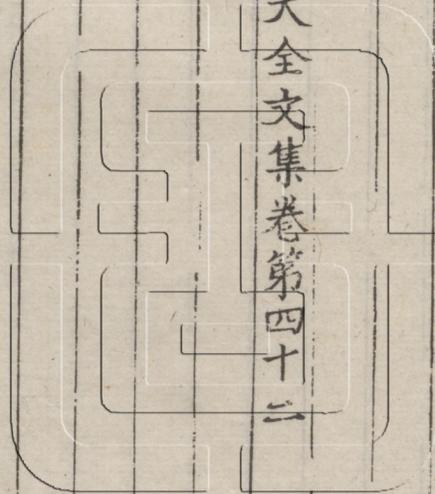
元李諸公與進親承指授唯貽溪允齋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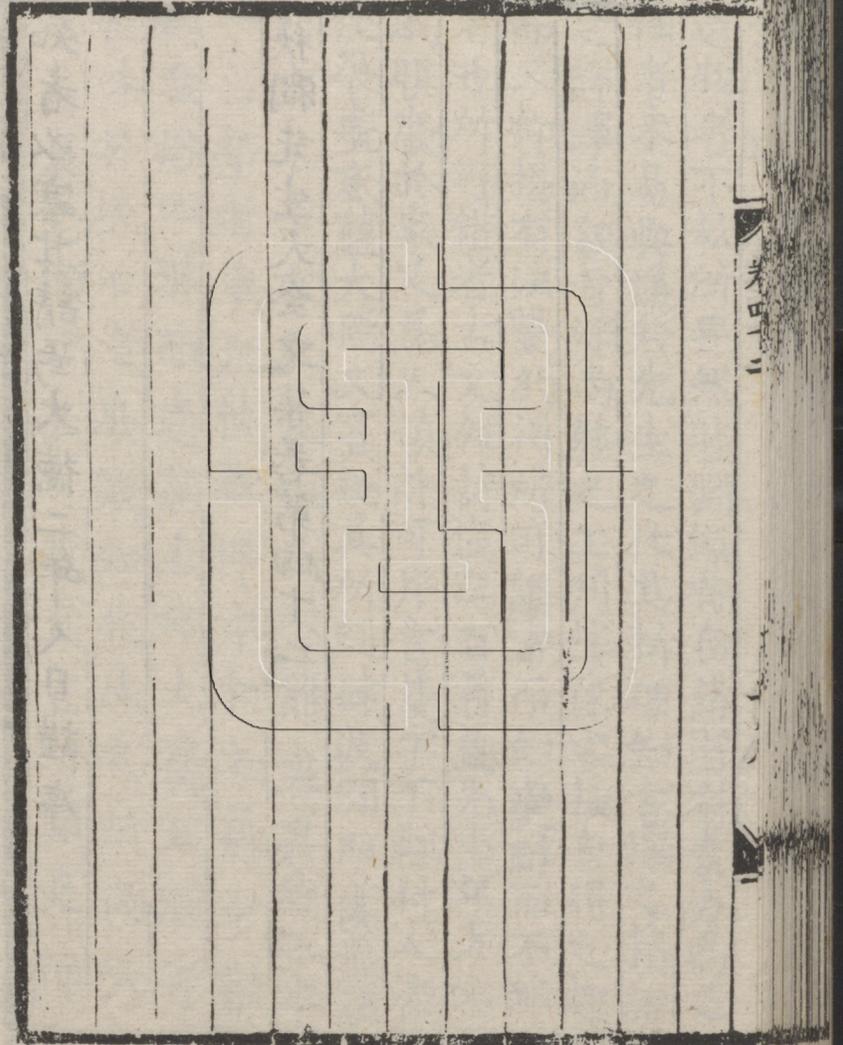
之見也及調官平陽私竊喜幸雖不獲瞻拜履綦而  
遺文得遂觀覽逮識公仲子輒首為詢及謝以纂錄  
未就然徵文獻論家世而私淑諸人者固已昭昭矣  
先生父清軒公資豪邁以文學起家受知榮國高公  
雷李諸賢交游甚款先生接迹詞林幼知力學卓擢  
巍科既而與遺山同掾東曹機務倥偬間商訂文字  
未嘗少輒至以正脉與之其獎藉如此後居汾晉閒  
戶讀書屏去外物嚅齋道真及與諸生講學一以伊  
洛為宗衆翕然從之文風為一變後二十年予在翰  
林前長葛薄子輜持遺編來謁屬予序其端方得伏  
讀者再四不去手者累日因為之說曰文章天下公器

造物者不私所畀然非淵源有自講習有素力為之  
任者未易與議若先生之作其析理知言擇之精語  
之詳渾涵經旨深尚躰之工刊落陳言極自得之趣  
而又抑揚有法豐約得所可謂常而知變醇而不雜  
者也所可惜者古文雜詩僅三百首蓋先生年方不  
惑賦廢於家又為人慎許可片言隻字不輕付人嚮  
使展盡玄蘊大開文寶極其所到肆波瀾而後光  
則與元李麻劉並驅為不難矣異時啟本  
一出學者爭先快觀俾中和之氣中  
粹盎裕四躰而適獨坐如大羹玄酒寄  
至味於淡泊者庶幾知先生之所尚云  
不肖衰老懶於筆研敢直言所聞見而

知者以塞其請焉大德二年人日謹序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二





卷四二

